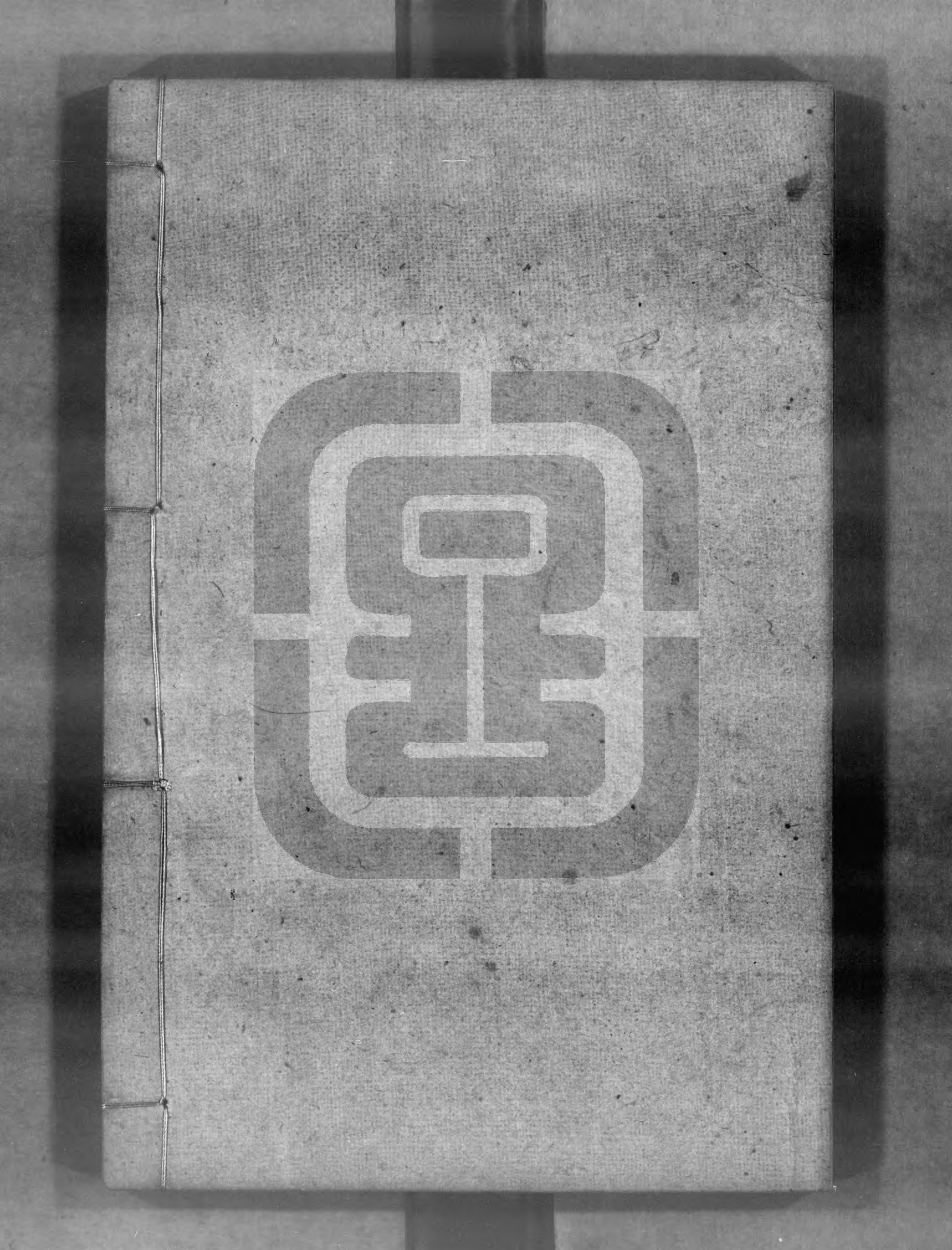

江都黃承吉著

鄧芳舟詩序

去歲仲冬次於蒼梧泊舟蘇山之陰客有乘扁舟顧余袖一編詩愾愾動動逮問而不遑踟躕握手浸若平生則梧之孝廉鄧君芳舟入粵以來所稱僅見子立之士也往者予好論詩見人輒張膽吐舌慷慨怡悅發古人之藏隨所向而濬之不盡其說不止及墨守一官其所交游又非復當日之授心忘形往還竭蹙把卷又無時於是不復言且不暇言久之亦遂不能言矣芳舟來舟

中予相視久之及觀其詩而心與神移忽若自得舉疇昔之所蘊愜久已闕絶而不能言者浩浩乎言之駸駸乎如嗜欲之復乘而不能已也高談移時旁聽駭舞風楫容與江波自流惜芳舟方以事歸其村爲予少留且匆匆行矣噫何意文情汨没之餘忽焉覩此予之爲芳舟言者曰子知子之詩乎子之詩之所至非一日之故也子知古人之詩乎古人之詩之所至誠千古之事也譬之奕焉必效乎秋譬之射焉必師乎基譬之工焉必資乎般倕吾嘗謂基與秋與般倕之外之必無與於奕與射與所以爲工乎芳舟既去予亦旋返桂林塵場相乘又數閱月南儀令疾予再攝篆焉道經梧州問芳舟則曰去橫浦久矣欲更與之言不可復得至南儀簿領稠集至不暇觀一行於是不復思芳舟然偶輒憶之一夕芳舟以書來甚道想念錄其詩若干卷屬爲之品騭予以芳舟之詩幽懷天呈脩致四出於一切蹴舉結撰之弊汰之惟恐不力今且恢乎趨高岑之室蒼莽潢漾日臻乎自然其七言長篇尤中聲律彌足知其肆力之已久也惜芳舟以斯事就余而余正日卽凋廢每一掇筆輒欲作要會識式故對芳舟詩斷然而阻幡然而自笑笑然不知芳舟之何以謂我今且又將釋篆經梧州

亦未卜芳舟之能還冀得對三江而謀一醉然道藝之合難覩者人也今既已覩之矣芳舟又入粤之所僅見子立矣吾甯謂芳舟之必當至於秋與基與般倕乎然吾安得不望芳舟之至於秋與基與般倕乎異日者芳舟更以詩來恐余學蕪絶不能復序也

味雪寄廬詩偶存序

予初入桂林周君茶農方治首邑相接甫一月予卽承攝南儀計一月中子病者二十日然每見茶農雖冗遽必談詩且各爲短篇贈答及子至南儀復以長篇見寄子亦以長篇答之逮子旋省後每與論詩茶農輒兼及祿命曰吾今所值運術者多以爲不利恐將罷官嗣子復攝南儀以丁卯三月行洎八月聞茶農官罷矣異之曰是固命耶於是作詩懷之去年秋轀事返桂林三詣茶農不值而子遂之臨源今年夏子官亦罷於是復作詩懷之迨秋子亦還寓桂林自是與茶農益密予之罷

官也稽諸祿命未能先見如茶農然曩喜是術至是浸求之乃日與茶農言命頗益相聚因多見其詩是時子寓獨秀峯之陽與余明府澹泉居相接而費刺史睪堂時時相過會汪孝廉竹海自都至竹海嗜研命澹泉睪堂蹔斷蹔不倦爭效之間或聚而歌詩茶農詩思日紬其疇昔所作恒搜棄不檢拾至是寸牘片掇裒錄之合之近作得若干首予讀之曰茶農之詩肉好輪郭方整圜適工於往昔者也坡陀差池智周力全擴於近今者也其運劇其詩愈敷所值不利所作乃大銳綜境詣乘除之然則茶農數載來固非貿然有失而無所得者也澹泉見茶農詩喜而披定之睪堂爲之栞行於是重問予曰茶農於元理詎深造而能先知由其理之適淺耳雖然世固果有祿命如虛中珞琭伯醜等所云耶毋亦天之欲利其詩鈍其遇而俾之暇耶應之曰茶農之詩吾知其益深命之有無還以問之竹海可也嘉慶已巳冬十有二月

胡丙皐詩序

詩之境不一而要歸於是則不二不二者一也然則詩境雖不一究之實惟有是之一境也而是蓋難言矣六朝以上詩雖不同大抵皆是其是也吾自知之可爲知者言之也唐人之詩是者大半宋人之詩非者十八九其是與非吾自知之可爲知者言之也夫吾既知之而不能概與人言得無吾之所知者不公而偏不深造而淺會乎然而故有知之者吾亦嘗與之言首相肯而心相印矣將以爲不公而偏乎何以會心若此其同也將以爲未深造而淺會乎何以舉世人之所爲深造其所

以判別前賢者少中而多謬吾皆知其識之僅到之所
以然而吾之所與言者亦卒能言之如出一轍也是則
非一心之私會一人之私言其可信者矣夫識與力相
因而不並及者也識至於丈尋而力或僅尺識至於千
里之外而力才百里或數百里然必先定識乃能致力
識不眞則致力多誤故世或有眞識之士而力未充亦
或有力較充而無眞識二者相較無寧識眞何則識眞
而致力力向眞而趨也識不眞而致力力隨識而瞀也
譬之南行操指南者或出乎後無者未必不越乎先然
而前途不可恃矣夫必較量於眞識者何益眞者是也
有一是無二是是者不二之正宗也然則詩境雖殊惟
其是而已矣亦有非是而世爭以爲是卒歸於非是而
已矣言詩者日衆知其是知其眞者實鮮予自作吏後
久不言詩蓋世以詩者非吏之所知若强言之幾若以
草野而欲廁廟廊駔儈而妄測蓬瀛不予之嗤而誰之
嗤乎然每於獨坐怡悅間回憶二十年前論交聯茵接
席於詩之道知其眞是知其眞者吾友中得三人焉曰李
子濱石汪子飲泉胡子丙皐三子者與予皆常聚至交
而三子者不甚相往來非有門戶之私苟同之見也抑
子最異夫世之言門戶者見此之作則曰是某徑途見

彼之作則曰是某路數其意以爲詩之徑路至賾人皆分其緒餘而彼獨攬其源流也嗚呼其信然乎濱石常過予家往往止宿襆被高論上下古今每一語出若符契焉飲泉居與予近一日或數四往來凡我所言卽彼所悟丙皐少予八齡予十四五時見之以彼爲幼之至也迨彼十四五而始與之談語輒破的自是其識日益進致力日益深覽其所作居然成家及予連赴公車而丙皐適與選貢北上行轍方左宦跡旋分一轉瞬間遂作十年之別繼予歸自粵西丙皐亦以病罷廣文席離而復聚時出其近作視之若尋名山殊態異狀若眄巨浸推波助瀾詩於是卓以成矣然以其病劇不恒相見雖不見期其病愈而談論唱酬無窮已也詎知以丙皐之年而竟死以丙皐之人之詩而竟死天不欲昌其門矣天並不欲傳其詩耶憶予歸時始晤丙皐相與悼濱石之早逝惜其人惜其詩俯仰欲涕泣然多時乃不數年間旋以悼濱石者悼之嗚呼至友寥寥詩人落落撫今感昔能無傷懷今濱石丙皐皆亡而飲泉亦不達蓋非天不欲達知詩之人而數子者適不達爾然以予所交所見知詩之眞見其是不涉於非洵無逾三子者丙皐之詩示予凡數百首今汪舍人孟慈從其家裒而梓

之僅得百首蓋愁病相仍無復手集片羽零落殘壁不完然卽就是帙觀之其所造深際已非有宋作者之所及知吾非謂丙皐之直超乎宋賢吾謂宋賢之行若較越而旁騖返駕者不少也則丙皐之詩合乎是而鮮不是其識旣正其力亦不撓可不謂一世之作者歟然是說也可爲孟慈言之可爲世之知者言之也孟慈尊人容甫先生學冠一世海內之所共知其詩識之峻絶力之斬絶子讀之歎其有是而無不是夫有是可能也無不是不可能也必其窮源竟委斷榛絶蕪夫榛蕪不除則源委不徹握其體要範我馳驅動輒咎生縱而卽逝

肱非三折髓非三洗不可能也子嘗惜後於容甫不與之論析用自慨然今孟慈承先人之學篤亡友之誼冀吾鄉詩學之日正屬子序丙皐詩而曠言其所以然夫子言未必不偏予之所作自問且絶無一是惟是因丙皐而思濱石遂並論飲泉不過還憶吾二十年前友朋相聚之樂遂以彼時放縱之談移之今日自顧則久成荒窳思友則半就淪亡渺渺人琴慟於何託嗚呼未知孟慈見之以爲何如也飲泉見之以爲何如也已卯秋九月望後一日

族姪永泉詩序

歲已酉子始鄉試與族姪永泉晤於金陵且同寓藩署
前之荒園園亦子族中所有後始歸他氏者永泉賦性
荃雅而抱質羸弱餐寢之外多半服藥歌詩二者而已
好登雞籠山每踞寺階石上高吟古人詩至數十百首
人睨之亦弗顧或遊秦淮聞水榭笙歌輒停橈嘯咏若
相和答嘗與子泛舟月色皎甚撥刺往來永泉哦漁洋
山人秦淮雜詩及題秦淮水榭諸作聲情悽婉一時風
月之態槽管之音釭燭之光爲之改觀易韻同人感今
弔古至不忍歸漁洋之移人歟永泉之移人歟子不得

而知也試畢永泉歸歙予旋揚州後晤必於金陵晤輒侘住不忍舍葢非獨以詩契合尤喜其落落穆穆然者予戊午領鄉薦後不復至金陵遂不復見永泉迨乙丑之官粤西而永泉乃於丙寅丁卯間來揚州何以相左若此且永泉客於揚卽死於揚死之後子又於庚午言旋矣其相左乃更若此嗚呼豈非天不欲我二人握手之多談詩之快哉永泉卒於柳蔭禪院院非寓客之所以住持僧曙開上人與永泉爲詩交故主於是上人工詩善書精岐俞術其於永泉也尤以友道自任爲之營其斂返其櫬奔其遺詩今將梓而傳之葢釋氏而有儒者風焉永泉詩緣情每工體物多妙超邁中自有淳蓄宜其酷嗜阮亭此本存二百餘首而予曩所見者乃不皆有則所作固不止此且此卷至戊午而止已未以後十載其詩當益進今亦無從得之抑有異者予之見永泉始已酉終戊午今此本適從已酉訖戊午雖踪跡相左如彼而篇什所留乃足以概乎與予相接之生平則予所見永泉之詩又不全而全者矣嗚呼叢蘭欲秀秋風敗之可勝歎哉上人以刪定屬子子不能存永泉之詩又烏忍刪之若上人者正如支道林爲老釋風流之宗而不遺文字乃過之則定永泉之詩者還以屬之上

人可也嘉慶庚辰秋八月

汪泰交先生獵微詩鈔序

先生余族父鷗馴居士之員氏也世業鹽筴鹽筴子弟多好弄不喜文學有教之者則嗤曰視吾堂廡被錦而厭肉奚以學爲其儁者亦往往學爲詩歌率能叶四聲辨衆體而已先生幼克岐嶷能億中不局壹其志爲詩卓然有所成就比長從厲樊榭全謝山諸君遊名益進凡前後所著詩詞若干首識者謂其軌轍前人而能自運杼軸今年已七十家具久匱然恒持一通以眎人曰吾貲雖竭然有是直相當且浮焉可無病也余以鷗馴居士獲見於先生并交其喆嗣飲泉孝廉飲泉爲子

述尊人意令爲序余以先生之言誠韙然有未旣何者學之事於境無豫不以富而欣欣不以困而戚戚者學也今先生之詩超乎流俗進乎古昔脫今猶富而有之與今不富而有之皆無所損益如無之則無問今之富貴窮約舉不足重也先生雖能詩然不苟多作心知其難是以詠無不協世有昧其難而背乎其易者負盛大之名而耄耋無成胥溺莫挽良可悲已若先生者舉世莫相知然吾謂後必有知先生者也飲泉能繼其學成其志循乎其奧而益光大焉則先生之名固可以不朽矣

吳少文詩序

癸巳十一月焦子季蕃自北湖以書來告予以吳君少文沒數月矣其子景澄以遺詩四册丐季蕃寄予審定且曰冀得序文以垂不朽予之始知少文也季蕃之伯氏里堂以北湖三家詞見貽內白茆草堂一卷少文作也於是流連其詞予之如見少文也裔君向之以少文小像屬題於是彷彿其貌予之漸通少文也歐君製美以少文詩屬爲選別於是往復其詩予之益重少文也張君丙生爲少文風予贈詩述少文所致丙生之言於是低徊其人凡所言者前後且二十年矣然予每欲見

少文而少文足不入城市不得見少文今且死矣北湖之地多君子以上所言諸君皆君子也而諸君子皆言少文實君子則其神可交雖不見猶見也且以相知二十年而少文卒未嘗與子通一言達一字則所謂兼葭秋水蓬蒿一徑者也今子復見少文詩感然久之蓋其詩乃卽曩者歐君爲之屬定未及讀竟而還之者子詩集中有鷗間鵁忙一首卽其時之作也今其詩復來遂成遺帙急展讀之乃益低徊往復不置觀其清微樸遬想見王儲之風其詩其人足與北湖清流共相迴注矣季蕃書中又言佇將祔少文入祠必得子詩送之乃子於期月前聞少文沒耗且聞季蕃避水耆舊祠已作詩悼少文並懷季蕃詩中比少文於郭有道林和靖蓋雖不能至抑亦惟其有之者也耆舊祠者北湖所建以待沒而有名德者祀之若里堂製美向之皆是也少文行人而俎豆焉庶幾與諸君同唱酬於胙籩間乎既以前詩寄季蕃遂爲序少文詩如此

繭餘軒詩序

憶十三四時家於雙橋巷之西與涇邑朱丈立堂寓齋門扉相對時時過從朱丈性耽聲韻所作詩積二尺每出見示則贈答爲多往往錄同人之作於是就中始竊讀桂月柯先生之詩三數首見其氣格清泠有獨孤皇甫之致時予固心儀焉而卒未相識然年齒懸絕實亦未能晉接也越三十載獲交桂君省齋花晨月夕酬錯往還日以浸密因詢知先生卽君之尊大父沒年綦遠於是復流連慨慕憶及從前所見之作覺其翛情遠韻隱然猶在眉睫間且益悵然於未獲一見爲吟場歉事

繼又復思當先生與朱君締交其時騷壇之盛文酒之多賓從聲華之雜沓書樓晝舫柘舞笙歌好事之家殆無虛晷而康山江氏承筐倒屣尤爲好客之冠以故朱君館於其家者二十年而先生亦游泳從容時復杖策往來嘯歌於七子詩壇之下才人之福達士之風非偶然也逮今老成凋謝往蹟云遙徒使後起者回念舊時猶以得見餘韻流風斷章摘句引爲厚幸豈非所謂尚有典型者歟省齋每言先生詩稿多散失深以爲憾今始蒐輯得近體僅若干首蓋什一之餘以予有企慕之舊屬爲綴言夫先生之詩無意求工而自無不工曩予意中比之於獨孤皇甫之間者今味之而益覺其信然而省齋克紹清風無忝厥祖乃者聯雛三鳳益足以啟瑞充閭則信乎有德必昌而家學淵源之有自益令我往復前緣不置也

汪飲泉冬巢詩集序

子將刋汪君飲泉之遺詩方欲專序其詩乃觸及子與飲泉數十年之交誼情事遂不能輟筆爰爲歷歷言之君先世歙人家故素封及君生而日漸凌替然君幼年猶處裕境子之始識君也由族叔鷗馴主於外家君爲其中表弟維時子甫越弱冠君年裁十六七遂相見甚洽君隨遷居雙橋巷口子家巷內以故跡益密君年十八初赴儀徵縣試輒第一次年乙卯入學鄉試卽中副車其聞報時景況至今宛然在目次科戊午子與君暨畢君春原同赴鄉試寓於金陵閘之藍氏後有魚塘三

人口持竿往釣不獲一久之予始釣得巨蝦長幾半尺當時各系以詩今皆不存憶此瑣事覺亦少年一樂放榜之日予與家秋平丈瀕曙即詣君齋坐移時各還早餐約餐畢復同詣乃秋平餐後甫至予家予報適至君聞遂來探賀景況亦宛然在目自是以前相接殆無虛日予對竹贈君詩所謂出門常見君入門常見竹及後楚中懷君詩所謂昔年比屋聲聞梭朝談不足暮經過者也最憶某年予穀服就敝每有晉接恒假君衣以爲光耀至卒一夏良友之誼至今猶感之逮己未後予頻外出君又遷居距遠以是相見較稀乙丑夏予還自都中將赴粵訪君君又適之姑蘇則予楚中詩所謂後來逸翮翔之他苦覺渫越非能俄及去年我行赴春科歸來訪君空槃薖者也予粵行以庚午還還後十餘載與君相見益少所以然者曩昔所恒聚交遊率皆零落凋散以是無歸宿之趣而又君與予各有生涯日用之行習所日與相接非必兩人共篤之友且以居址懸隔遂致踪跡浸疎亦不知其然而然也至丙戌丁亥間君移居休園之側比近予舍乃與曩者雙橋巷之居親切不少異而踪跡猶未密則予有過君齋中望休園詩及過君齋不值詩所謂居近跡仍疎者久之然後復又晨夕

往來或日一見見輒談論文藝亦無異昔時則予與君暨蘊生等看桃花詩所謂三十年來不相聚及今朝老友添年少者也葢是遊在戊子距戊午適三十年矣而老友添年少一語誦輒感慨係之何也予與君踪跡密而疎疎而復密前後若出兩橛其所以致橛者非予兩人自致之則實由前友零散之極以致中疎脫合應求如故何至與君不相聚者三十年乎是以思之而慨然也計君生平之與予交皆並交予之交自戊午以前予之至密者若秋平鄭堂里堂濱石諸君等十餘人君皆因予交之丙戌丁亥以後君所交者若蘊生西御句生熙載諸君又皆原予之所交中間予無諸人之交之多而君與予遂致疎則信乎聲應氣求之感不知其然而然若所云係乎居址之遠近日用行習之不俾者猶其末矣君談藝恒不多言每出一語輒為上下千古透宗之論其於詩乃謬以副作為是自少至老膠見胸中子之疵莠悉所未覩然君實深於此事故其所作詩之進處直入宋齊人堂奥次亦清泠婉約有大歷十才子之音雖其中年為境遇所牽稍弛致力及倦還以後則又伏案擁壇膏晷自勵於是詩境愈成愈老而昔之醞釀所至深以瘖歎泳游乃更發為蒼涼慘慄

之境則以其所值之不偶蓼莪永痛脊令中傷而又琴瑟早淪卒亦不能再御徒以煢子一身撫孤姪寄處於嗒焉闃其之窟宅如是焉終老雖欲不蒼涼憀慄其可得乎此則君之始豫終屯懷才莫遘所可爲君悼惜者君所以有冬巢子之號也然君之重輕固不繫是予惟重君之才與君之懷抱君於古文辭不多作作輒格高而息古不屑屑入平衍之徑詩之外則詞調尤所擅場始君與予密時初不甚作詞後乃見其所造獨絕又習畫花鳥寫生其色澤之精筆力之堅緻駸駸入南田之室而韻致特勝此皆前此未有之藝乃正與予契濶卅年中所成者於此益可見中間所以跡疎之故由於學藝取徑之忽殊亦其一端也已丑之秋曾屬君爲予畫草蓋寄意於沙汀石磧萋迷菴藹之間兩人情事如出一轍故其所作幅中烟深霧渺之況與會相乘溢於楮墨之外惟君之以吾友爲友前此若秋平鄭堂等十餘人年非盡衰而皆久爲宿草君中年自交犖甫練江諸人又皆原予知交之子弟頃者亦俱歎逝故君生平感慨極深往往繪圖見意君之自悼則有卜生菴圖冬巢圖其悼人者則有寒林獨步圖予皆題之及後此所日夕往還若蘊生西御諸人皆見其作寒林獨步圖而欷

獻欲絶者君年纔逾五十方謂獨步尚無已時不謂並
獨步者而綦履亦俱往矣則又蘊生西御等所不及料
也君未沒前方屢歎江焦諸人之俱逝情不自勝何君
之忽從彼而又遺此乎此則予弔君之詩所謂今日索
添誰箇寫寒林獨步剩教吾者也君所製詞出入於南
北宋之間其小令力追南唐風格春容而緜邈音安而
句適殆夐乎奪江湖秋錦之席夫至謂君詞邁朱李人
罕不之異不知凡文藝惟音安句適爲至難毫髮之差
千里之謬人固罕之知也而況不止於毫髮者乎時俗
於一切文辭率但觀其語句之如何解說以爲軒輊而
音非所問矣不獨詞也其有論詞之音雖賢者亦惟四
聲五音循譜按拍之是求而文字之音非所問矣於是
實能知音者鮮矣然則詞雖小道未易言也且君自以
涉騖於詞之小道見人恒歉歉然則又賢於以此事鳴
高詡爲音聲絶學以爲尤難於詩者遠矣君惟深於詩
故知詩難亦惟深於詩故能詞妙兩宋詞家若少游美
成堯章叔夏諸君倘不深於詩之見地況其餘乎夫循
譜按拍之一成工伶可習依永和聲之百變學士難明
明其故則知一切文章之皆一貫而詞卽在是也予素
不善此藝乃君每以所作就質於予且要予爲之審定

憶庚寅歲君以詞稾見屬予以嬾故置於篋中久之未
經涉筆君悵然攜返則予簡君詩所謂輕心潤筆愁翻
誤一卷空舒敬禮辭者以明君詞實無待予之是證也
先是君嘗慫子作詞子偶興至遂連製十闋以示君時
君和齊天樂水龍吟念奴嬌三作意致超越則予貽蘊
生詩所謂他時誤入陽秋語流播人間十闋詞者予稿
來促至云若得君序死亦瞑目於是亟作應之没前三
日又貽予以札時已不能執筆屬朱君震伯代書云展
轉牀第十餘日承諸同人謀刻詞稾不得黜定不安於
心務望稍撥餘閒斟酌一二俾不致或留大憾感且不
朽云云予答以詩有欲傳那藉三都序寡和眞知片玉
詞之語君見而伏枕痛哭復還札致謝札内並謂予詩
上句傳字之義根於士安之序而出竊意下句之和乃
用方千里和清眞詞之和字義亦根於美成之詞而出
所以字字工力悉敵並非無端添設和字聊取屬對云
云又系以七言絶句二首則君與予酬唱之絶筆矣今
觀其詩與札慘然又其時予方購鄒之嶧所刻郭注莊
子本君聞之遽以見貽屬震伯題其書面云道光十二

年天中節飲泉遺贈春谷藏之乃君於次日遂沒今觀
其書抑又慘然君之詩極工乃其生平恒自以爲不工
以故其所作多不示子逮沒後子並不知其詩之存否
去年秋距君沒已逾四載偶向蘊生論及蘊生乃言君
臨沒時以詩二册挽熙載轉致其齋屬爲存之子乃恍
然於君之以詩付蘊生者乃實所以付子也君生平沾
沾自愛不肯以纖悉累人子力能刻詩而交又最深君
乃不以詩相畀蘊生力不能刻而交淺而君顧畀之然
則君之意可知矣而君之品亦可知矣夫至殫留之際
而品誼尚如此則其生平更可知矣且君素不自工其
詩而不以示子則又死猶歉遺以爲不獨恐以刻故累
子且恐其詩子未必以爲可傳也此其沖挹之懷抱更
可知矣夫使君詩果不足傳子烏乎播之播而不濟子
奚爲者惟君詩實可傳且舍子更無誼合刊君詩者然
則君詩之責子將奚辭因亟向蘊生索至劃爲四卷以
付剞劂其所錄時日先後次序未盡分晰皆仍之惟計
君詩固不止此益其散棄而裁汰者多矣君於詩嚴於
自訟而亦不輕許人然君每有訾議恒委婉形之不覺
傲亦謙沖啼亦笑品流應在最高峯者也尤可慨者君

以壬辰春慫予刻詩及予詩付刊而君已病甚甫雕一
卷君遽取觀之徹夜丹黃校勘窮極已殘之神智臨終
猶以不及見蔵爲深憾則予弔君詩所謂雕成却已君
先沒那得相遺到九泉者也當彼其時吾殆將爲莊周
之寢說伯牙之輟鼓矣君之詞前已有刊之者予以今
刊其詩方將即以其本重刻合之時久不見熙載會熙
載聞予是舉乃以君存其處曾經予閱過之別本出以
參助核之則其詞較多若干首又間有不同字句於是
增入二十闋又爲校定些少字句以成是編視前刻本
爲備且善其詞序則君未沒前屬予已作者今爲前後
加識數語仍之遂不復更作熙載又出君臨沒時詩二
首乃作於付蘊生詩二册之後者一爲病臥一爲病殆
示姪讀之見其死生一息神意安恬惟切切於骨月宗
支之是眷後之人可於此知君之胸次苟非本於讀書
養氣曷克如是而其於天倫孝弟所爲操心危而慮患
深者則又一生藏積隱微賁悲飲恨至此乃一洩舒無
怪君之以瘀噎死也君之播病在君沒一載以前始則
格格少食繼則阻絕不能食每同人相集輒以茗椀代
餐然流連風景低徊文藝之興一皆如故後則並茶薤
不能受日强以糜汁延命如是者久之自知必死而舍

友朋講習之外無他留戀則子弔君詩所謂明知必死
猶呈藝者沒前一日忽嘔下紫黑血塊升餘乃知其爲
汚畜此正子詩所謂君啼亦笑之所致埋憂既久榮衛
安得不逆跡其自傷無告結念宗祧有非可爲外人道
者然則君之所以致病之由固可於示姪一詩見之矣
然則又非可但以淹雅傀奇盡君之梗概矣因是復憶
君十餘載前有舫溪秋隱圖之作舫溪爲君先世歙邑
之里居年逾代隔而君且繫戀不忘則更可見其念切
本根其所致戚者遠也又誰有知其志者也嗚呼子與
君交數十年悲君之遇感君之才重君之品地而又慨
然於君交之皆子友回憶前時恍如夢寐且予與君交
始以鷗馴之故今乃因君而又憶及鷗馴試並述之鷗
馴名泰字仲交精醫善書畫工詩子生平所見之醫平
心論學治輒不爽未有出其右者然亦由富而貧粹然
有道非以是爲業所爲詩卓然成家當予弱冠時曾以
詩二冊久置子齋至今猶想見其致逮晚而學佛精心
果力習靜而卒於香阜寺亦無後遂並其詩不傳可惜
也方子因鷗馴而交君之時每多清夜往來雜談名理
則又子弔君詩所謂乍接分明似目前眷來誰某話當
筵者正其境也嗚呼少年情事不可以再得憶之輒下

筆不休故不覺煩言而質直書之如此然而卽君之詩與詞固可以不朽矣君且有姪足以爲先人嗣續人倫學豈兩無所缺君又何憾乎哉

汪飲泉冬巢詞集序

歲壬辰予已爲飲泉作詞序今越數載而刊其詞固不必更作惟念昔之爲君序也意君自刊之或待刊諸異日而予不及見豈料反爲予刊而君不及見也今者未讀君詞乃先見子前序而不能自已可勝歎哉前序云子與飲泉相契垂四十年終始如一可謂善交矣溯其所以能久要者一在道誼一在文藝君賦性醇慤遇物至謙沖先贏後絀處之怡然而一以廉隅自厲故其生平未嘗與朋輩有纖毫齟齬之色不獨於予也其爲文自習時藝時已汪洋宏恣故甫鄉試輒見賞主司徒以

溢額置副車時年僅十九耳厥後益肆力詩古文辭文不多爲而能得廬陵雍容俯仰之致詩筆出入錢郎二皇甫之間而其見地乃直趨晉宋以上作者堂奥故予每聞君論議輒爲心折久之君尤酷嗜詩餘所作婉約雋妙兼具淮海清眞之韻味而於美成尤近予嘗臆說詞有二義曰嚴曰寬而已嚴非迫迮之謂聲律之切審也體製之各判也情思之適當也是當嚴以持之者也寬非疎弛之謂意致之綿邈也音節之折曲也字句之舒散也是當寬以赴之者也君於此數者靡不協故其詞爲最工亦未嘗不服膺蘇辛而其下筆曾無一語闌入二家徑術由其謙沖醇懿天性固然蓋從無一激昂骫骳之見萌其意中是以其曲彌高而所以副其折肱之所至者爲不爽矣君今病似噎非噎醫者謂可治而君疑之因輯所作詞若干卷屬予爲序且以札至謂乞早爲脫稾俾得反復讀之死當瞑目蓋謂予知君最深故以相託然君之病實不死君之詞則必傳自宋史藝文志多以詞集別爲著錄而其時作者如樂章書舟筠谿等作徒以斯藝相傳至今遂獲不朽然則君詞之必傳於後不愈可信耶君愈後試梓而行之觀者當必以予爲知言也前序之辭如此嗚呼序中謂君實不死未

幾而竟死矣彼時怊切之況如在目前回憶人琴絃遺影絶夫名山未竟論已底於蓋棺没世相稱見更殊乎享帚今日之覽子前序者莫不謂曩者之作其信然也則即以所作爲今日之事可也

梅蘀生詩序

憶辛巳夏見汪雲溪所持篋上一詩爲梅君作讀而善之以素未相知就謂雲溪欲得一見後晤雲溪詢之似已道達焉而梅君意不遽來者又趣之多時梅君來一談頃刻去繼不復至予意謂梅君不來也及壬午九月忽來談良久娓娓清辯越日復來辯稍息予贈以詩隨示予所作詩一册予爲綴以辭有云士生今日必窮乎源流正變而後詩學乃全風騷炳若日星自不必論漢魏之作純乎聲情而氣骨特厚六朝以降發爲體義而文采疊興今之爲詩者易於古人而難於古人何也不

得乎前此之聲情氣骨而但以唐爲祖本是猶登臺而
欲捫天不涉乎後此之體義文采而專守漢晉之權輿
是猶踞山而當行地云云此論予久忘之今見梅君尚
以列其卷端因節書以記往事自是以後梅君數來乃
至日日來雖暮夜雨雪亦來而予詩帙中從此見蘊生
不輟矣蘊生沉醇古學必欲探川源嶽脈之精蘊故自
六朝以上爲唐人所不能窺見者蘊生一一抉之而其
初病乃反在弁髦唐作逮浸淫既久乃又得唐人之風
情氣韻醞釀發揚於是喻開天之殿系風騷實極源流
潛合爲條貫脈絡之統成然後表裏胥融一光千徹而
所作亦從此愈進合今古聲情而一則矣自壬午至今
予與蘊生互相資益其進於古人者往往爲予所不逮
有不合者予亦間爲規之問學之交斷然一室不在標
榜也庚寅予詩就燬賴蘊生存其大半殆亦天假夙緣
惟蘊生境值支離若必令其合於窮而後工之說岵憂
甫閱而半載之中北堂隕樹中饋失羣敝屋數椽又以
況歎不能安席乃以隻身就館琴書伴答白雲無繫至
如野寺孤僧曩以居署稻菴豈菴遺而僧去乎詩使之
歎遇何爲而然也今自編其稻菴詩六卷將刊之予更
反覆一再讀見其古體尤深康樂或近明遠嗣宗今格

宗主少陵更薄延清廷碩詩至此難可知矣傳可知矣
由是而撰乃室輸滋之絃越八音並適百粲相輝行可
見也然則蘊生詩果以窮而工歟蘊生年甫强仕方當
和聲鳴　盛遇豈終窮而惟蓼莪之痛莫可更釋觀其
野哭集初欲風易其名繼則爲之感慨霣襟恒如身受
蓋與予之夢陔如出一息也則予與蘊生詠歌相和涕
泣相隨者也詩其謂我兩人何哉道光丙申秋七月

姚伯昂總憲鳶青詩集序

戊戌八月姚伯昂先生由視學兩浙奉
命擢任御史大夫驟從還都過揚屈牘半日遂與謝觀
察椒石吳文學熙載盤桓荒齋寸晷雲合雅孚平生之
契維時梅蘊生文學自幕從先生行中途病先返方痎
瘧弗克與會是日也嚴桂布蕾新鴻若聲目之方中光
景足悅先生縱論所至之山水蘊深紆迴蟠蜒菁菁英
英鬱勃乎多士次第甄拔如某若誰語酣因詣及試嘉
興越兩旬未嘗飲其涓滴蓋先生一生絶不近茗或冷
試泉洌亦可有無稟厚而幹異品詣如之而吉叨附譜

末且三十四年先生歷玉堂吉粵吏俄時而歸蹤跡寥遠無由而侍偕逮十載前迺在都與先生一見又契濶如是鬚鬢各白相逢益親斯時聯繫不過一樽中間慨入戀生纏綿作別彼此贈言都非一率矣先生既行而蘊生愈有芳在菊遙懷旌旗自秋徂冬雲物變易方引領長望輒復有惠然之來爲書一通郵詩三編令吉與蘊生兩人讀之示言宏通脫畧獎借夫古人之交誼比之如水方之如蘭以蘭合水且爲益喻則固必先之以處已而後以之交人此水此蘭此物此志矣今見先生之詩猶此志也極江河層雲之觀而淵然沖澹合叢灌茂密之致而儕之磬芳毫末根乎性天神明洽乎氣味清風肆好斯之謂焉咀諷數月久而彌甘每起躍燈前興如相接思欲命千里之駕連一夕之牆述鷓鴣鵰燕雀之浮沈往來歌卷中之詩和之越吟巴歈攀條而嚶鳴以爲當年同根分株睽孤或益之藉助歲月遲暮山河渺綿無由庶幾詩又先生餘事雖一夢寐其何可希然而撝謙所及葑菲不遺清角靜聞山水可會攬龍門之百尺遺空谷之一聲則還珠返璧奉以報言亦所不敢辭也蘊生一再讀還之吉之篹園園中木犀尚芬吉乃瘍後正見蘊生登賢書行將趨先生隅大好箋詩親餉

歸一無遺失吉於此際回憶去年持觚抽毫坐帶明燭如營而不營意昔人所云邈然而牽爾者胥於是矣先生其念之哉

金雪舫文學賦鈔序

古今文章體製之變遷不一者惟詩爲綦多而境地之變遷不一者則惟賦爲至廣然如陸士衡謂賦體物以瀏亮劉彦和謂賦與情而明雅二語實爲凡賦之權衡蓋境地雖殊而其所以爲賦者不異也夫賦有寄託之賦其義於劉意爲近有刻鏤之賦其義於陸思爲先要之善爲賦者則必文質相衡物我可契隨會所觸內足以發抒綿邈外足以鼓吹承平則所謂每觀於才士之用心可以爲大夫而能賦者胥是道矣律賦之則氣主條達無象不呈象屬高華靡氣弗適其畛域爲歷代所

未備至我
朝而後能事畢著釐然粲然蓋賦必如是然後乃以中
和輯之音得揄揚之體是以上之
廟堂黼黻則多穆誦清風卽下而庠序觀摩亦不乏潤
色鴻業嚮風砥礪有由然已秦郵金雪舫文學具通敏
之才入斧藻之室其以賦名於吾鄉游暨於他方都會
者垂二十載核其辭藝固黼黻之選也而圭璋未達迄
今猶處觀摩之地時論每多惜之然年力方盛扶搖且
期善賈之沽抑亦理所必至今出其紅雲吟館賦鈔若
干卷見示讀之見其工細閒如針鋒合末雄扳處復劒
彩分空貼妥者旣宛轉乘時超忽者亦縱橫入古總而
併論是爲以律彀而參乎六朝之正鵠反覆玩之佳妙
殆難悉舉夫賦者六義所關非可褻視子雲彫篆之說
吾今方著書正之抑吾於江文通而見寄託之情切近
正不必如賦鵬之賈生於庾子山而見刻鏤之跡顯彰
定不止如賦屏風之方朔得其意者斟酌乎窮神極貌
之端陶冶乎助義主情之本不名一轍自取多資此則
雪舫之所能會而通之者吾有以觀其進而益企其榮
也道光已亥春三月

王句生詩序

戊子冬王君句生介梅君蘊生見訪先是蘊生述句生意云將訪道丹邱葢以予習爲詩且久故錯愛及之語雖過當然其嚶鳴切直之故固慊然爲詩而來比相見語不外涉知其來意實爲詩自是昕夕過從浹洽與蘊生等迄今十五年終始一轍亦與蘊生無異因竊歎好學精進如兩君者葢尠而即其立心之專壹覘勵品之篤粹洵乎水親蘭湛之執友也歲丙申蘊生刊稻菴詩予序之其時同人慫句生曷不接踵就刊而君輒遜俟異日然又以即刻亦當要予作序而今固不刻二者乃

適相左踟躕曲計謂不若預丐弁言藉用觀感彼時予體君意因助其說謂序原不必待刻而後作古無雕板不聞無序且如太沖造皇甫乞序並非三都傳梓然皇甫之賦實不之逮意者或託於士安之列無亦君顧予垂暮若爲存此雪泥而予亦以君信芳未肯遺其臭味彼此印心遽爲屬筆而又謂倘異時臨剞復序不知位置此篇於何所前序之志如此而兩不明言蓋其時亦感慨俱深矣今越六載而君乃刊詩手前篇來待易新製於是鴻爪又出此六載中君詩固益精進而前辭久要非可忘棄爰復節錄其槩大要謂蘊生於詩主乎得

古人聲情氣韻於言中句生則主得於言外而蘊生所作轉長言外句生所作多擅言中則以致力深而各有左右逢原之妙逢之所到卽妙之所及句生詩無一淺言無一累句無一格格不入之境地此數語者視之若易而不知其至難不淺則深深則厚不累則適適則當無格格不入則能出出則氣體皆充此正句生之擅於言中者蓋必幾經折肱洗髓而後能之也能至於此更何不可逢原於言外此皆前序中之辭而尤推其虛懷若谷恂恂懇懇一如不及他山之攻若是其汲汲由此充之所進更何底極今茲覆視恍如昨日大抵句生詩

虛實相銜縝栗綿邈三唐六代致力綦深自訂交後爲
子惠施之質已久抑觀君平日乃每不肯自居詩人之
列蓋亦度人忖已有爲而然予以爲詩者夫子舉爲可
知之首教身當　盛世則歌風誦樂夫豈徒然體極平
生則述德銘恩安能自已詩人之目固非可辭得失之
心於人何與若夫品誰抱負學業不必於詩著之而正
可於詩見之此又予說之與君異而實同者夫臨谿之
鳥每多感及孤桐問津何人或者非無一葦然而歲序
遠矣詩如之何伐木以來聲難止息句生今甫強仕其
學非可以一塗限而子攬轡桑榆既憶往時復思後日
用是益爲之低徊不置若留此以更待他年之商榷亦
句生之志也彼時之視今日其又當何如乎

談星臺時文序

談君星臺爲子戚亢氏之壻而子未之識葢子宦粤前君尚幼及歸乃與後進隔絶相識者鮮比年來君又病篤不多過亢以故竟未謀面近者王君句生向予數道君且謂君嗜子詩梅君蘊生賡言之於是藉以知君之學君愛博覽遂詩古文詞而以病弗克致力然因病益不廢學句生嘗述其言以爲慕皇甫士安之爲人也精心日强羸體不振所作多未卒業惟時藝數十首鈔成一册汪曉樓介以質予予讀之曰蹙哉星臺之文不名一格有合予論學之旨矣予以爲爲學猶食食也無論

其爲臇爲臛爲胾爲腊爲胥鮓爲餈餌猶被服也無論其爲錦爲繡爲紈爲綺爲布帛爲裘罽猶陳器也無論其爲金爲玉爲角爲木爲甆泑爲髹漆惟其美而已矣惟其適於口彰於身娛於目而已矣星臺之文觀其一二方賞其廉峭勁拔而彼作則又鋪張揚厲也方賞其抑揚頓挫而彼作則又沈著痛快也有蘊於中斯外形不一卽一時藝亦無論其爲化治爲正嘉爲隆萬天崇爲順康以來諸家爲名墨惟其美而已矣惟其當於識者之心而已矣以星臺之才志脫不病或病不至篤意所深造當必不止時藝然卽以時藝論數十篇中已能自出機軸包孕衆有無門戶好尚之可名卽以是傳星臺不亦可乎矧其年壯病未至不愈由是愼守八言驅逐二豎保身勵學揚聲無窮是則尤望於星臺者是册爲汪曉樓介來斯言卽曉樓介贈可也

送李愼卿比部赴淸江序

君以癸未之冬載紀周甲綴屬鄙辭遐焉十稔中間人事異矣遷流在斯太抵恒接則靡所繫聖因晷日積謂遇之固然無復況衡將以今歲及期爲君申祝其意固已久矣乃者子方欲北悔吝羈之不圖繞朝之贈易之自我方春行色載路脂車豁然愴是興懷無乃欲別君六十時予隨從薦觴予有兄也爲予治具予有妻也里巷之士欣欣焉登君之堂懌懌如也承筐鼓琴多故人焉人情非所甚愜則不樂一酬一酢則閧然交錯以彼其時惡知今杖國者尚惘惘而他適歟予當宦而出不

能君非宦而不出亦不能也意者政事非我長而文學君之優是以同聲相應同氣相求則齟齬之故成於各得也詩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爲吾子咏之嘉我未老鮮我方將吾又烏能咏之噫嘻予兩人垂垂老矣數十載之交存者餘幾可勝憶哉夫大嚼屠門異時因而俯仰中年絲竹離者以之傷懷況以家食之人忘進取之榮而負鄉閭之歡軫家室之艱踟躇於道途之間方欲策居者之足而釋行人之心浮雲當前卽之彌遠桑榆之志亦已末矣而抱持儒術非可憚煩束修以賁未聞見拒於先師所以歎孫寶之非宏笑王式之不廣也若夫淮陰枚叔東海孟卿流風懋焉君至其地而以其道行之則君子之湛不後於古人矣僕止託靡定顧非飄蓬家門屏營身亦茶茶多疾一旦摒除則造次之間可以命駕恐君言旋弗獲相值釃酒有蓂將不得與於羜肥鼓舞之日其謂之何試以馬首雲山當岡陵於今日矣雖然予行豈可必待君歸來方將引千日於中山繫長繩於榑桑觀元鶴之翺翔指青松爲監史再歷十年又似今日當畧其感觸陳此篇於座上耶

送太守李公序

道光戊戌孟冬十日劉明經書來啟視則示以太守李月汀先生所致原書書首與明經論洗冤錄固刑名家言要惟經生尤得其意吉甫讀斯語輒益仰先生學識之異政治之茂美也竟讀則見先生將驅五馬麾白鹿遄還省垣眷戀此地士民風及鄙人芻蕘縞紵之獻夫吉欲申聞見以志愷澤久矣適觸高論引刑名於經術因即以是爲要領而挈舉焉吉近著書深見司馬子長實爲能彰六經尊孔孟黜異端之正人非如班固所譏衆情所目辭繁勿及外述惟節明其所以言老莊申韓

者以爲先生之言之印夫老子韓非同傳前人議之吉
暴繹其言以申韓學本黃老其極慘礉少恩皆原道德
竊以五千之指與刑名道德相反反覆莫喻其同及由
他說進而統覈太史公書知其於百家諸子之流弊深
燭本源而惟推崇儒道然後得其合轍刑名道德之故
蓋其識非立乎諸學之先者弗能道矣夫聖賢所以維
持世宙者名教而已名教之外無他道孟子重言仁義
舍仁義則固無道德老子別言道德而輕仁義輕仁義
則輕名教矣蓋老子者近於沮溺丈人之行子路言長
幼之節君臣之義所以爲疎於名教者示警也故老子

辭雖渾穆而丐及莊子遂已名教蕩然至申韓學主富
彊即梁王所謂利國求利之切則不與仁義相權即名
教後而刑法先其極不至於慘礉少恩不止漢書藝文
志以法家殘害至親傷恩薄厚非不任名教所致歟然
申韓傳之慘礉非即謂申韓也其少恩二字別見商鞅
傳贊即申韓傳之少恩也其刻薄亦即慘礉觀太史公
以其極之文溢著於申韓之下意固以屬商君惟不能
更以老商相況致過傷老子之深遠故其文彼此互見
雖兩傳皆云學主刑名惟申韓乃稱道德黃老則太史
公之辭密而旨遠矣然則史記豈漫然以老莊與申韓

同傳者乎謂夫老莊不重名教而申韓似之也其同傳者不啻舉四人而目之曰此輕名教而殊於聖道者也不啻曰老子雖深遠然由其輕仁義以輕名教充類愈下不獨趨於莊周之淌洋自恣乃極乎申韓商鞅之所爲其流弊一至於此也夫刑名所以治世本儒也而偏流爲慘刻則淪於黃老之末途然使劑之以經術則非黃老也故視之爲名教則原出於理官之正軌此刑名所以必折中於六經呂刑凡十言中中庸以名教之達道明中名教之外無道道外無中不中則偏偏則異端而黃老矣浸假而無忌憚則申韓矣極之則商鞅矣是故呂刑之中不出六經名教太史公以六藝必折中夫子乃正以中字正黃老之非者哉凡此以上所明皆吉近今竊喻有待成書尚須就質今茲縷及則以與先生高論適符爾先生以今年四月涖治吾郡凡所施設如郝忠烈蕭孝子祠就圮則起而修之史忠正同時殉節諸公未祔則請而祀之王文簡以歐蘇移故得專祀則勝而明之明顧侯墓以濱河故致水漱則培而固之講院就課諸生有不至者一一至之鄉善舉贍恤嫠婦有不實者一一實之鄉通人正士流俗忽不知敬者一一表而式之鄉士可造就者一一親教之鄉民之愚者以

恒言楬示而鼓舞之鄉民之莠者以常刑次第而整肅之他諸政事大抵嚴而有恩密而不苛合乎與明經所論之書旨夫長民者主持名教則百事可興卽今闔郡頌稱攀轅孔切而先生以權篆日少凡士民所欲更得之甄陶者尙未盡借寇所期然而一日謳歌千秋德意河東潁川之績亦可云旦暮遇之吉屬在城部治大半年中投刺往來洎前月乃獲相見俄頃晤言惟前舉數端餘無些及今且送先生行矣譾陋奚以爲辭末懷盈盈有愧緣淺豈不欲聚山川間之要之吉惟領先生之學識政治而止耳若夫幢戟節鉞之加贊襄輔翊之進雖先生稱量固然然非吉所以贈言紀實之道也

莫山問齒圖序

道光庚子九月九日周石藩明府招集小金山之湖上草堂座中皆明府之同年友也今太守汪公堂上愚泉先生於嘉慶辛酉與明府一榜成進士先是戊午明府與師禹門刺史張劍泉觀察暨予同歲各舉於鄉今年四月明府由興化移治吾邑非公事不接一刺然間見明府輒屈指譜誼某某听然曰自戊午至今計四十三載辛酉亦四十載時日之久若是就中三人鄉舍里居相距及距此地皆各數千里道路之遠又如是而三人者乃適莅此以合昆居者之二人把袂於一城正符古所

傳五老之吉數諸君雖有傾蓋於我莫非故人皓首忘機撫今論昔良不易覯也曷可不有遊樂之屬以政事罕暇言之綦久至是乃有今日之會明府且曰既會矣曷可不有所以重斯會者永之於是遂邀萬君袖石偕來就欲傳神丹青昌茲盛事斯晨也湖波澹陰禽木虧蔽艤棹北郭乍見城闉將風俄時賓至倏霽蒼顏盡明天朗氣徹不節而登山山後嶺木榱排空風亭映帶餘芳隱約正足引人憑眺況乎巖前菊秀湖外舫多爚爚繹繹隔岸晴雲白塔疊閣相望似遠若近逶迤而無窮愚泉先生心諧神怡歛息端坐袖石持縑管靜對與意

爲接穆然移時於是領略品儀體察情致寫其清曠肖以淵沖艮久相與聚觀莫不稱讚洵乎不獨形似而主韻腴蓋儒者之態非袖石不能爲狀明府曰行當一一摹繪詠歌且將磨勒越日盍各掃榻以待畫師之至可乎羣起應之是日也餌食祿之糕飲長壽之酒饌迎涼之脯餐善祥之羊意氣感於慤誠時物飫乎美備可謂盛矣而金風不寒玉山儼並明年欲會則必守令俱遷前途榮健曷其有既且夫雲動飆舉者跡也日往月來者時也乃者茱萸之佩曰以延年蘭芷初聯從來錄齒今視訊幾多鶴髮而繁英尚插滿頭笑口齊開難逢易

得眄斯圖也何以命之維時盧心農明府吳陶伯孝廉知此泳游他山愉悅相與扢揚品藻爲題曰萸山問齒用以括囊情思提挈歲時助錫嘉名滋之共洽抑又遠矣若是者貽諸他日不亦可久可大歟夫登山臨水神動天隨古人所以晤言今茲以之遐矚筵間話及明府哲嗣是時典試湖南權衡玉尺文孫京師大比步武金聲大抵目前萃集之事可企而可欣然則勗乎仁壽以劭賓朋陟彼崇高方流奕世今日之聚又豈徒嚶鳴釃蕻耆舊岡陵已哉

李愼卿比部六十壽序

昔卜氏之訓仕學相仍莊生有言軒約不異修身所以立命不憂所以樂天故壽世之具非取資於熊鳥延年之方不希榮乎芝桂愼卿比部與予締交三十年矣初號靜齋久以憺謐自持繼著愼說尤惟諶愿是守然二字之訓釋詁所同名實相符文質胥稱追惟曩者亮能言之憶君初補弟子之員卽膺師表之目柔勝剛克常仕明儒林先生奇才偉器蔡用之江南夫子刁斗是衞文陣稱雄波瀾相磓學海自富而乃落落穆穆解顏幾欲數年蕭蕭巖巖與語如登百尺無財知其非病得酒

可以爲狂維時賤子衡宇之接每易褰裳同人鍾榼之聚不殊投轄其尤曖者則有初平談仙延壽講易季子解劍文通夢花北海書其頌銘東萊著其金石（謂秋平里堂山）尊鄭堂濱石劍南諸君往往鄉儒辨難座客滑稽薆藹助夫謳吟聱耨供其叱咤夫當筵之會謂與日長轉瞬之際遂已雲散逮君列選俊升賢能清宴紅杏之園高議白雲之署固已文章不忝政事可敷乃賀者方始及門歸歟遂已載道讓君孝速步非關陸沈任祖生先鞭無事乾沒不遑將母豎儒詎識行藏何自爲郎達士遂知損益郭巾王幘豈爲避名董帷馬帳依然授業三年貫虱各盡紀昌之能一世登龍羣歸王衍之鑒是以科名之草多茁於門庭綸囷之雲每耀於廡舍端人知其取友博士驚問何師素絲爭附有自來矣夫君子之遇可窮可達聖人之教以行以文惟君則立功立言咸可自裕獨善兼善隨厥所趨劉眞長共王濛齊名嘗稱知我陸慧曉與張融並處終合讓君今君以建子廿一之日履周甲六十之辰莫不詩頌九如書徵首福尤可愉者君昔已逾知命未遂充閭會不數年連舉四子薛家三鳳猶且遜其羽儀孟氏雙珠詎足矜夫輝彩是則善者之慶不揆可知仁者之壽不祈可必也惟是昔時親者今日闌

然回憶竹林之遊視之雖近當此兒觥之獻維以永懷
今夕飲醇多年倚玉惟有偕我林泉伴君鶴鹿而已

王子卿太守八十壽序

道光戊戌春二月十四日爲同年蕪湖王子卿先生八十壽辰先是仲冬六日見哲嗣清臣世講知先生壽期時清臣需次揚州是日至敝齋告予將假歸爲稱觴之慶越十餘日子姪倩趙蓮溆歸從宣城道先生意謂兩人譜誼浸四十年之久跡疎情緻匪言莫宣矧值晝錦熙春茗芋足樂安得平生金石傾吐一辭用堅祜福乎聞而躍焉頃者方切欲壽先生而自顧鮮長深恐郵山驛川贈致枵瓠無用之辭情非足頌又以先生宦蹟所至政通人和雖頗得之輿傳亦未鑒其本末是以踟躕

韜筆者久之及領先生之言則固無較短絜長希聲揚譽之見停雲一撥引領奮思得不心融而眼明也憶在嘉慶戊午與先生同與鄉比乍獲親識自是或在都抑先生經吾揚州皆相見輒傾倒由豫亦未遂謦欬而先生先予捷南宮入史館予迺爲邑先生旋主衡試歷臺諫出守徐州繼又遷贛州攝觀察使而予泝粤未幾仕已未復筮後二十載入貲得觀察使年已越五十精力腴無可報稱先生亦逮謝五馬引疾還鄉里適來予兩人皆與山中泉石寤對久矣先生恬退予孀拙意者同乎異乎先生歸營小園面赭山坐瞰丹陽支湖據偃仰勝槩朝彈夕吟魚鳥蕩洽榆三柳兩常羊乎希夷以視昔之觀呂梁俯彭城夾白鹿而臨章貢者志意未審何若而予回憶梯獨秀山拍浮蓮華之峯間狎獵來往於昭潭梧江之濱境懸當前如遠倏近今家亦購數弓之地碧山淺矗好事者名之箨園則又綠野先生之希石而自蹙恧於仲蔚之蓬蒿焉希右者先生園之牓名署希右者希右軍也先生書家學二王異於人所云無臣法者又精騶六法出入子久叔明之庭殆兼黃王之合作予書至此因思子兩人烟雲投契之致姓氏適符先生儻能裁縑寫之乎歲辛卯過先生之郛將就訪而

爲風雨撼隔惟系以思後先生一寄楹帖予一致詩先生和之以音相接者近年來如是而已然景先生飫德逢吉不杖或不冠帶日惟涵茹於鄭公之三絕不以年而弛學亦不以家食而自託爲含貞返璞之行酣歌太平不忘經濟猶夫故也則古所謂伴奐優游江湖魏闕者也若夫靜者之謂壽怡神養生之爲壽恒近所值君子副之亮亦春容澹泊達者之效乎張衡賦云仲春令月時和氣清詠周孔之圖書揮翰墨以奮藻詩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先生禔節其當之矣至於子孫繩繩靡害靡艾則無俟濟之以祝也予惟以交於先生知先生者躋之爲壽且知先生固不以諂揚之能事屬鄙人也

夢陔堂文集卷七

四元玉鑑細草序

江都黃承吉著

羅君茗香以所撰元朱君松庭四元玉鑑補草見示屬爲序吉以四元有合於中庸之致曲大學之絜矩因不禁煩言以質之曰盈天地間皆數也數非冥然氣數之謂乃自一至九之實數天地人物以之生以之成凡可紀可算者數即虛空無可紀算者而亦必皆有一定之弦體線面廉隅周徑和較正負通約徽密等自然之數特人無自而見之而得之則以虛空任之耳實不然也

蓋凡實必以虛運凡虛必以實憑而一皆立於數極之
破載聲臭靡屆不有用者資之爲藝聖人倚之爲道吉
近讀書窮喻古人制字義本於聲即聲是義聲音訓詁
二者原出一息因窺及中庸致曲即易繫傳曲成不遺
之曲異於小節一偏之解曲之象彌綸於天地聖人體
天地之象以爲曲惟曲而後能成萬物惟曲而後能有
誠以盡其性人性物性至誠者自然而曲以明動變化
其次則必擇執以致曲而後能幾於變化性非變化不
盡變化非曲不盡盡物性之必本於曲即萬物不遺之
必本於曲中庸之盡即繫傳之不遺故其言曲者一也

此以言道者也若夫言藝凡算數之變化莫外於句股
以字言之句股二字之聲義皆即曲字之聲義蓋文字
之始由一聲散爲眾音實凡一聲皆一祖義徒以方音
錯雜流而不返致失本源後世韻書隨流逐定苟求其
故則亦尚有可稽吉因是粗有悟入謬著經說證訓詁
之本於聲音約已數十萬言尚無既極其辭非撮舉可
明茲固無暇備述惟其中可以藉明句股二字之聲義
一皆曲字之聲義試爲畧舉其端如左傳盟于曲池公
羊作歐蛇非兩家之譌異也以曲與歐同聲故歐即是
曲古者凡字主聲音不主形跡即凡古書之歐字猶曲

字也歐以區爲聲義則歐卽是區集韻侯部以區與句爲一字引說文云句曲也或作區集韻凡聲義皆有所本非可忽視區之曲卽歐之曲凡古書之區字猶曲字也卽凡句字猶曲字也區句二聲之字或在虞麌遇等屬部或在尤有宥等屬部古者原皆一聲一義初無分別後世分別正由於錯雜互流故曲字亦原在集韻麌部與區句之在虞遇爲同部而如匡謬正俗云古語卽區同聲則區聲之在尤侯無異於在虞卽可見句之在侯無異於在遇卽可見曲之在麌無異於在燭以曲聲揚之卽邱也然則句邱區曲一也明乎此則知

古書之言句邱區者猶曲字也且句之聲卽丩之聲卽九說文云九象屈曲究竟之形舍曲無以解九以聲在則義在也然則九之聲義亦曲也數之極於九者極於曲也極於曲者極於句也古者制字以九與句皆卽曲之聲義故謂之句猶謂之九猶謂之曲也股字以殳爲聲殳之在虞部猶區曲句之在虞麌遇也殳聲之投毆等字在侯部猶句區邱九之在尤有部也猶句聲區聲之在侯厚候部若是則殳與句九爲一聲斯爲一義卽可見殳與曲爲一聲義故說文云禮殳以積竹八觚觚者正句股相交隅折之曲象與曲亦一聲義惟其爲曲

是以爲觚惟其爲觚是以爲殳惟其爲殳是以爲股無非皆由曲字通聲而通義說文訓股爲髀髀之象曲也諸書訓股爲臂爲肱爲膝爲脛爲腳爲車近轂之處爲磬上大之處皆曲也若非以其象曲而名何以一字而名多處若非以其曲聲而名何以股字而爲諸曲漢書溝洫志云往往股引取之者乃曲引取之惟曲故曰股也一切經音義云股古文骰同骰之在侯部卽不啻股之在侯部與邱歐區句之在尤侯一也卽股之在麌部與區殳觚曲句之在虞模麌遇一也古之制字以股卽曲之聲義故謂之股凡古書之言殳言觚言股者猶曲字也以上諸字之聲義皆曲是字之綱而字體之殊與偏旁之異則所以分別記識其爲何等何物之曲乃字之目諸字皆主於曲者以盈天地間皆是數卽皆是曲凡物象非曲不成非數不生數非曲不著故諸字偏於一象之曲而曲字則統乎衆曲是以諸字之聲義主之且象數非曲不能盡不能不遺故中庸言已與人物之性皆無所不盡非曲字無以明繫辭言成萬物而一物不遺非曲字無以明盡卽不遺不遺卽盡繫辭成萬物之成卽中庸成已成物之成而一本於曲能有誠不能至誠則必先致曲以合於成萬物之曲然則曲之爲義

大矣夫惟道非曲不能盡而不遺故算數亦非九與句股不能盡而不遺以九句股三字之聲義猶曲字也不啻即曲字也九與句股不過分目於所以爲曲之識別而其爲曲則一九與句股之別者九爲屈曲究竟之形曲於本身外別無連屬故於曲中爲竟止之象即於數中爲究止之境若句股則句非股不曲股非句不曲句股二字相互相成則曲於身外而無所究竟故於曲中爲無所極止之象即於數中爲無所極止之境此九與句股二字雖同出於曲之聲義而其所以爲曲又有別者如是即凡主曲聲義之字曲雖同而其所以曲者各別故一曲聲之綱既散爲眾字而眾曲象之目又別於各字古人制字皆出於自然之義自然之聲初非矯揉造作凡所以言此者乃以四元尤算數曲中之變化無異於致曲之變化故必先明乎曲而四元不外於句股故又必先明乎句股二字之即曲夫句股雖僅居九章之一然於九章中任舉一端即粟布差分均輸盈朒之無事以句股畫算者亦無不隱然各有句股之可象凡有一參差之數即是一句股之形正所謂虛空中皆數皆曲即皆句股至四元在九章中爲兼少廣方程神明變化之法而亦無非變化神明於句股之曲是以

古曲字作乚原卽折矩而自具六句股之形若析累爲衆象則其中方圓高下弧矢冪角限段差率不知凡幾是一曲字中而象數悉備故周髀謂數出於圓方圓出於方方出於矩矩出於九九八十一故折矩以爲句爲股是則句股乃出於矩其曰矩出於九九者正卽是出於九曰折爲句股者正卽是曲爲句股此矩九句股諸字於象則爲曲象於義則爲曲義要惟其聲皆爲曲聲故諸字皆循聲而制聲之所在卽義象所在試觀乚字之象正象矩之折爲句股而九卽在其中卽不啻周髀之全文皆包於一乚字之中若非由聲而出則矩九句股之字何從而出爲諸字古者制字義本於聲聲從其類諸字非曲聲無以合義象而統類所以皆卽曲聲然則數之所出一曲而已凡矩九句股諸字皆曲字之一聲所布猶曲字矣審是則夫子所謂不踰矩者卽不踰曲能有誠之曲也從容中道之曲卽從心所欲不踰之矩也成已成物之曲卽成萬物不遺之曲也天道變化聖人效之卽曲能有誠之變化也天道之變化卽天地之數自然之變化無非曲也卽無非矩也孟子以聖人爲人倫之至而以規矩方圓喻之者卽周髀數所從出之

方圓也圓出於方故他書又可舍規而言矩要之矩原是曲規亦是曲規之聲義出於曲此實無暇更明然惟曲盡乎方圓之至乃以爲規矩曲盡乎人倫之至乃以爲聖人其曰之至者卽曲能盡性之盡卽曲成萬物之不遺惟曲而後乃至乃盡乃不遺也方員外無所謂規矩人倫外無所謂聖道二者纖悉不曲盡則不至而有所遺孔孟之言矩乃實以算數明道法天夫豈漫然相譬是故數之外亦無所謂道形而上者謂之道卽以此數形而上之則道也形而下者謂之器亦卽以此數形而下之則器也化而裁之謂之變卽以此數爲曲之變化也德成而上卽以此數成而上之則道也藝成而下卽以此數成而下之則藝也器與藝依乎數道與德亦依乎數故曰參天兩地而倚數天地間皆一數字盡之卽一曲字盡之故數與曲亦一聲義卽觀一數字既在麌部遇部又在燭部覺部而數聲之擻藪等字又在厚部候部以一字之聲而遍周流回轉於虞麌遇尤有宥等屬部及屋沃燭覺諸部之中則可見前所舉區句曲以下之諸字其互入於諸部者皆方音偏流之所至其實猶一字也更觀其他如芻求取敄等聲之字皆遍周回於此諸部之中而無所不入可明也卽可見曲之在

麇部正如數之在麇部曲之在燭部者如數之在燭部
故數與曲原一聲一義也而集韻麇部之曲字與句聲
之跼跔及與矩同巨聲之齟列爲一讀卽可見曲與句
與矩皆一聲一義也矩之象方故曰方出於矩矩者雖方亦曲然旣矩則雖曲亦方
曲故曰句出於矩矩之象矣大學絜矩一節驟讀所惡於上四
史記索隱以矩爲曲尺正是凵字之象曲尺所以爲方
句意其爲專指人道分位之上下及讀前後左右則不
而凡中央四方則必有隅故矩原是曲然而有中央有
能通何也君子之道有何惡左惡右何況前後由是知
四方則正矩之象矣

其上下前後左右悉是就矩言矩然矩之爲象惟有上
下左右而無前後今試舍前後而先言矩象其前後待
後明之夫矩形正方故有上下左右之位惟上下左右
有定位故不能相侵相越所惡於上者言惡上之侵已
毋以使下者言已在上而亦不可侵下推之左右亦然
此其言中顯然有中央之一位何也若非中央何以旣
有上左又有下右則有中央可知旣有中央上下左右
而所言是絜矩然則顯然執定矩形以明人道正是倚
數言道惡於此而卽毋於彼矩象分明則卽顯然上下
分層左右分行正如四元之定名布位其曰惡曰使曰

事者乃是以人事明矩正所謂絜矩之道也其曰交曰上下左右者則是以矩象明人事專所謂絜矩也必絜矩明而後絜矩之道乃明故若謂所言惡上等辭非爲矩象而專屬於人道則不獨惡前後左右之辭漫不可解卽其特著之絜矩二字豈不亦屬空文故知其所謂上下左右者實爲安排正矩之象儼然四位分形然則絜矩一節乃卽儼然曾子畫成矩象布算列位之圖而四元之法具備矣蓋其所謂下者卽四元之天元也左卽地元右卽人元上卽物元而中央則太極其爲位者凡五前後則布算之次序義近於四元之前式後式雖不當位而四元資之爲用夫四元之中央四方正矩形也四元之法其端爲方程少廣其緒則兼方田粟布差分商功其體爲實從廉隅和較正負其用則加減併倍分合自互其位爲中央上下左右其功則升降進退出入往來其歸宿在如同相消其關鍵在倒同相易同者卽其術中之所謂齊正大學之所謂絜易說卦以齊爲萬物之絜齊乃絜字之的訓說文云絜麻一耑也凡衆耑則不齊一耑乃齊故如四元者卽是四耑必逐耑而一一齊同消之只餘一元然後乃成開方之式方卽是矩逐齊之而後能開方是之謂絜矩所餘一元猶麻之

一喦如是乃謂之絜乃謂之齊說文於凡字皆就字源而明本義故卽大學絜矩之義亦所範圍至於訓大學之絜矩爲結爲挈而訓矩爲法乃舍數以言道則非大學所以以矩喻道之義至訓絜爲度矩爲方似若有合然究不能明矩之何以爲度夫長短廣狹彼此如一以言上下左右可也然而已無中央則有上者安得而復有下有下者安得而復有上左右亦然何況前後更絕無安放於彼此如一之處則其說亦仿彿近似而無自分明蓋上下左右是四方前後是絜是算法若不知絜之爲齊則絜矩終不能解非明乎四元之法則無從知絜訓之爲齊而絜矩之注腳絜矩者乃四元原定之權輿說卦之絜不謀之注腳絜矩者乃四元之精義皆以言齊也凡古說文之麻一喦乃絜矩四元之精義皆以言齊也凡古書之言絜者皆絜齊也凡諸傳注之訓絜爲約爲束爲繞爲匝爲修整爲周度卽爲結爲絜者一一皆所以齊之其訓乃出於古然注家但傳其訓而不知其齊非有說卦何從而明之若夫訓說卦之絜爲新者其義更失齊於巽者東南爲生長之方而萬物不一是以以巽等而齊之猶之四元不一是以以消數等而齊之何新之有其所言絜齊之萬物卽後文變化旣成之萬物卽繫

辭曲成不遺之萬物惟曲而後能變化而成萬物是以中庸即由曲而動而變化以成物大學即以絜齊萬物之絜矩而成物皆曲也大學之格物即曲格乎物即格萬物曲成之曲致知格物即中庸之致曲惟不能知故致知惟不能曲故致曲知至在格物所以致知曲誠能成物所以致曲繫辭云知周乎萬物者其萬物即曲成不遺之萬物即曲能有誠之成而知周即格物之知至所以大學之義亦主於曲中庸之全義統於曲大學之全義統於邱隅皆主於以文字明道邱隅二字皆即曲字之聲義曲即是區區即是邱既已明之於前而隅亦即是區是曲淮南子云見隅曲之一指隅與曲乃重文疊義其實猶之一字故注云隅曲室中之區隅隅與區與曲三字皆重文疊義其實猶之一字諸書多訓隅爲陬爲角角與陬皆前所明侯部覺部之聲其實亦猶一字此之謂訓詁本於聲音故文選東京賦薛注以區陬爲隅隙之間一皆以同聲相訓隙乃陌部之字而荀子韓非子皆以隙與鬳字同韻則原與隅區句等字之在虞遇同聲即與曲字之在虞部同聲也淮南子以隙與欲足同韻正與曲之在燭同聲也而欲足二字又在遇部則原是與曲之在虞部同聲也諸字之聲皆周流回

轉而原如一部夫隊者省之聲且如易震虩虩與啞同韻啞者亞之聲卽暮部好惡之惡聲正隅聲也惟隊與隅曲同聲是以隊卽隅而隅卽曲然則區陬隅隊四字亦重文疊義而與曲亦猶一字皆由諸字爲一聲義故古訓相傳若是然卽傳訓者亦但知爲訓詁而非必知其爲聲音又如周髀云隅角也亦謂之弦則句股爲弦之角亦卽三角之角亦卽觚爲稜角之角而原卽廉隅之隅隅與角算法雖異名而其字之取義於曲者則一故詩止于邱隅箋云邱隅邱角也惟角之聲義如曲是以曲者名角角者正前所明覺部通於虞尤之聲角之聲曲卽邱之聲曲卽區之聲曲而卽公羊左傳之歐曲卽匡謬正俗之羊歐鴟爲曲池之曲公羊左傳之歐曲卽匡謬正俗之區邱一皆以聲通義一皆主乎曲字之聲義象故曰知其所止惟所止者合乎曲誠盡性之曲曲成不遺之曲故聖人取之以曲體乎爲君爲臣爲子爲父與國人交之道而要於至盡以是爲格物致知之本而此邱隅者原卽矩中之句股廉隅故大學以矩之曲釋邱隅之曲猶中庸之致曲隱然以威儀之曲禮明等殺之曲而曲體乎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達道以要於至性中庸曰親親之殺卽禮器之有曲而殺曰威儀三千卽禮

器之曲禮三千其以曲字隱寓於威儀殺字之句內者正如大學以曲字隱寓於邱隅而威殺二字乃又與前所云規字之聲義亦出於曲此則無暇更言然亦實多明證要之皆以文字載道數與道皆非曲體不能至盡此孟子所以以規矩方圓之至喻聖人人倫之至諸書寓小學以明道實即寓算數以明道以數者天地之曲即數而即是道故聖人體數之曲而即所以體道之曲皆合數與道而一之即夫子觚哉之歎亦是以曲寓道觚之爲曲聲曲義者小學也觚之爲曲象而即以爲句股之角者六書通於九數也歎觚者歎其不能曲成萬物也不然物亦多矣奚取於觚猶之物之止者亦多矣奚取於鳥之邱隅觚之聲義即邱隅與曲之聲義應劭謂觚八稜有隅猶說文積竹八觚爲殳故殳字出於觚而觚即句股之角一皆以聲通義而主於曲是以區句邱隅陬觚殳股矩角等字展轉相通相詁且隅之聲即角角即觚而觚亦即弧故弧矢三角其實亦即句股乃至句股變方爲圓猶標矩形矩分等名目以定數以其聲義之爲曲皆同總之道與數皆非曲不成試合中庸曲能有誠不誠無物之二語觀之則即明明言不曲無物與曲成萬物正爲相反而相成故聖人

之曲在絜矩四元正是曲而絜矩矩之聲義亦曲則絜
矩二字猶言齊曲夫矩形正方似不得謂之爲曲然非
曲則轉無以爲矩是以矩之聲義是曲而又非絜不曲
非曲不絜則試以四元夾寫而明之以後言矩言元任
舉一端卽此可以見彼以矩與四元一也夫絜矩之所
謂下卽四元中天元之在下也其上卽物元之在上其
右卽人元之在右其左卽地元之在左顯然卽是矩象
若非此四方之形則不能成矩而絜矩故天元之術但
有上下而無左右又未有中央則不能成方卽不能成
矩若天地兩元亦不成矩至天地人三元雖有上下左
右而無中央蓋太極爲上而位乃無中若太極居中而
上層又缺如是則亦不能成方卽不能成矩夫惟至三
元猶不能成矩所以四元之上下升降左右進退縱橫
顚倒周游四方之妙雖三元亦不能造及若以道喻則
三元之視四元猶之一間未達然而竟不達者矩未盡
也矩未盡由於曲未盡曲未盡卽是絜未盡矩旣未盡
則卽不能合乎盡性之曲之所謂盡不能合乎曲成萬
物之所謂不遺不能合乎方員之至之所謂至蓋猶未
至未盡而有所遺可見非曲無以爲矩夫矩者形質也
絜矩者神明也以形質言之其一矩只是一方其上下

左右任指之而寂然不動無所謂曲也然而不曲則先無以爲矩之形質何也矩本無上下左右之可平分若欲執全矩而平分曰若者爲上若者爲下爲左右則四者皆無以齊同而畫界蓋四者之分數齊則不能爲四正爲四正而無隅曲則數必不能齊不能齊卽是不能絜不絜則卽無以成四方之位是矩之名雖正而其實反無以就正則矩而不矩矣塊然一方何從運動而行變化是故不動不曲卽是不絜矩而不絜何有於矩則卽四元而不齊何有於四元矩與四元一也然則未有不動不曲而能成矩以分屬上下左右四方之位者動而曲卽是絜絜之則成四方有四方則有中央矣有中央四方則有四隅矣隅卽是曲有四隅則矩形中原自有本然之曲矣非曲無以爲矩是故矩字亦出於曲聲曲義也夫矩必有一中央四正四隅而後能定位是必由一方畫爲九方而後能成矩其原有之一方乃是未絜之矩畫爲九方而後爲絜齊之始卽是曲之始所以九之聲義亦出於曲夫矩一而已而周髀乃云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者正以矩爲握數定位之原斷不能任其爲形質止於一方形之孤矩必九之然後能成矩而定位且其不第曰矩出於九而必又九之爲八十一者蓋

第曰九而不乘其九則無以成矩而神明運動故必又九之爲八十一以著其數之錯綜繁多然後即由此八十一運動以至於方圓之無可紀極而皆曲盡其數是之謂絜是之謂曲若非曲盡其數則其錯綜繁多之象必不能絜所以絜必於曲夫絜者絜齊也數多則不易齊而不得不齊故其必須神明變化以盡乎絜之用者爲曲及乎一一神明變化而即一一使其數之要歸於齊同以成乎曲之功者則爲絜若是以體而論則一矩字盡之以用而論則非絜矩二字不能盡之要之非用不足以成其體非變化不足以盡其用矩之動而變化即曲誠之動則變變則化矩不曲不能動而變化則即是未運之矩必曲而後能運所以大學之義主於邱隅正謂矩中之不得無隅曲也聖道不曲不能動而變化則即是未行之達道必曲而後能行所以中庸之義主於曲正謂至誠之道猶矩之不能無隅曲也聖道比於絜矩絜矩之事屬於算數算數之隅即句股之角邱隅之聲義即曲句股之聲義即曲數即道道即數道無形而數有形故聖人即數以明道且道無聲無形而文字有聲有形故聖人即文字以明道矩者數之象也絜者齊之義也句股之事也邱隅之隱喻也而要皆曲之功

用也然則絜矩二字可以明矣然絜矩乃算家之事而從來算數未有適合於絜矩者惟四元之法出然後適合而無不合是以就而明之夫矩者方象也定矩之上下左右而即必有四隅則即開方之隅也矩雖以正方起象而不必定於正方則開方中有益有從有多廉皆開方中之事即開方中之事即皆句股中之事也有諸色方程中之事即皆句股中之事也而要皆矩中之事曲盡乎算數之事也故曲莫外於句股此句股之聲義所以爲曲此古文之凸字所以作折矩形而寓句股四元玉鑑首列之演段三圖一以句股弦黃方相乘爲十六段次以五和相乘又次以五較相乘各爲二十五段後即以此諸段色目周流布算隨所進退相加相減相併相乘而自然得數以有定之虛運無定之實神明變化可謂極句股之精微此法雖天元所同然元位愈多則愈繁而所御愈贖故其書中四元之末一問以五較和冪相求乃算積二十式累置七十設數而後開十三乘方商得問數蓋幾合三圖諸段而併爲統結此三圖者極句股曲象之目周髀之圓方三圖統句股曲象之綱周髀圖中以矩入矩句股之角可見其所標曰股實之矩句實之矩曰亦名矩句股之角可見其所畫曲形之句

股原即是矩而句股矩角之皆爲曲也顯然而周髀圖後之文云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其云合矩爲方者及言兩矩相合然後爲方而非矩之即方兩矩相合正如古文曲字之兩凸相合史記索隱之以矩爲曲尺者是也觀商高數語則矩之爲曲也又顯然故其下文云智出於句句出於矩矩之於數其裁制萬物唯所爲耳所云裁制萬物者即繫辭之曲成萬物惟成萬物之必於曲故矩以曲而能裁制萬物故中庸亦以曲而成物大學取喻於邱隅以絜矩平天下而亦成物明乎聲義者則知道與數一也則知諸書之言一也夫矩原合而後方則矩不必於方且既方之後側合兩矩而即爲句股又破方爲圓而亦句股則矩不必於方然古者正以合矩爲方而即以爲方之定則是以大學以上下左右分位則固以爲正方若段氏說文注謂古不分別規圓矩方非也周髀言圓出於方方出於矩是明明謂規之圓亦出於方之矩安得混以圓方皆出於矩之一語舍規之實象而但傅以記識廣長之空義乎夫所謂圓出於方方出於矩者非謂圓之象必出於方乃以方則有九九八十一之矩數一切皆可由此而充而變即測圓亦

不外乎是若圓則無定數而算無由起是以布算必從方矩而始然則非別矩爲方則一切算數皆無有矣且考工記明明言圓者中規方者中矩而乃謂古不分別規圓矩方其何說乎蓋凡實象之字皆有虛義方是矩之實象若考工記矩其陰陽則是用矩之虛義何段氏孤據之而不達也至周髀之文原亦正是絜矩故趙氏圖注云或矩於內或方於外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其所謂數齊者正是絜齊其辭正是絜矩乃義之不謀而合者且其注又云觀其迭爲反覆互與通分而四元之法大致正主於通分則周髀正卽四元之先導故其注乃亦不謀而合惟周髀言矩不專主於正方而布上下左右之方位不若四元之象儼然與大學之絜矩相同是以論而明之夫矩中上下左右之定位卽四元天地人物分施於上下左右之位也此四位原各有定居而不容紊亂若紊亂在四元則天地人物之爲數錯置若紊亂在矩則上下左右之所惡疊形必不可也二者無以異也然使但虛有此四位而不能運用一如易之靜專靜翕而遂已則不獨無以絜矩無以布算四元而亦先無以定位必不可也二者無以異也夫其所以不能定位者以其有四隅也有隅則句股出而算法起卽

不得不如易之動直動闢以相施而在矩則有平矩偃矩覆矩臥矩之功能在四元則有爲益爲從爲廉爲隅之作用不容已也二者無以異也蓋至於此則矩與四元即非復是靜守之四位而實有絜矩與齊同四元之動容於是乎動則變變則化而皆未有不以一曲字貫其始終者矣蓋動變則必本於曲誠此矩字邱隅字句股字之所以一出於曲字之聲義故周髀注於偃矩數句云言施用無方曲從其事而四元玉鑑祖序亦云縱橫發揮曲盡妙理彼雖非知曲字之聲義而其言曲自覺不謀而合理本如是所固然也二者無以異也夫矩

既有上下左右之定位四元既有天地人物之定位矣若動而變化豈不其位反爲無定曰此正矩之所以必主於絜四元之所以必主於齊也矩之絜即是四元之齊說卦解齊爲萬物之絜齊一語正足使矩與四元相通一息蓋定位所以爲體變化所以爲用繫辭多言變化皆所以言由不動而動措諸事業以爲民用故必由定位而變化然後乃成矩成四元然既由體而變化以致用即必於變化中而原各還其本體故必主於絜之齊之蓋變化則至繁至賾至無定要其所以用此繁賾而無定者乃正欲以無定御之而卒使之歸於有定以

還其本體之位然則絜齊者正所以絜齊其無方之變化不使之游騎無歸若非牖其變化則絜者何事齊者何事是矩之所謂絜四元之所謂齊其致一也二者無以異也然則矩何以爲變化曰即於周髀三圖中可見也夫矩一方形耳原有上下左右一定之位乃其圖則置矩以入矩而一則畫之爲句爲股爲弦一則以句爲矩實而股隅之一則以股爲矩實而句交錯之即此三圖之象而其變化之數乃極於無窮夫變化者正所以使之得句股弦之數若非由衆數以絜齊何從收宿而歸於所求之一數故如趙甄等注所以明句股之算法者正絜之也其注云體殊而數齊齊即大學之絜也惟絜之而後矩之四位乃原各安其位而動如不動以自成其爲上下左右之體以合於大學所惡於上下左右之交所以周髀三圖之外一層分明原是四方之矩則並不因中間之變化而亂其上下左右之位也由於其變化正所以絜齊其位也矩之所以爲絜者如此至於四元之變化則亦即於玉鑑三圖中可見也夫玉鑑之以天地人物四元定位無異於矩乃其圖之所以明四元者一則以句股弦黃方併乘得冪一百九十六步一則以五和併乘得一千七百六十四步一則以五較併

乘得一百步卽此三圖之象變化無窮其五和五較亦原卽寓於周髀圖中彼統其綱而此析詳其目卽彼注中固已見之要皆所以極變化而先得衆數然後齊同以合於求數故其爲法於今云三元物元四式必各齊其等以相消逮消至兩式齊同然後內外相消而得實從廉隅之數其祖君序所云自然而然消而和會正齊之也卽絜齊也惟齊之而後四元之四位乃原各安其位而動如不動以自成其爲天地人物之體以合乎不能紊亂天地人物之名所以四元自乘相乘必別逐層逐行而位置乃至天物相乘地人相乘之無可位置者亦必假位定其次縫則並不因中間之變化無方而亂其天地人物之位也由於其變化正所以齊同其位也四元之所以爲齊者如此夫絜矩所言上下左右之位故四元卽明明以天地人物爲卽四元天地人物之位故四元卽明明以天地人物爲上下左右可見隱然相合而矩之圖亦卽四元之圖雖四元之象外神明疊施虛數原不在周髀圖中然不得謂非其圖中所隱寓猶之測圓海鏡之識別小紀不得謂非玉鑑三圖之所隱寓所以四元之變化卽矩之變化而四元之齊同原卽矩之絜齊可其見也二者無以異也凡此以上所明者乃是以一方而畫爲九方如井

田之式以其中爲中央爲太極以四正爲上下左右四
位爲天地人物四元而以四角爲其四隅然此象尚未
稍涉於開方之門徑似不足以深論發明不知所言並
非布算乃是定形矩與四元正是此形必不能廉隅並
設且周髀所云矩出於九九八十一者正是由此三三
爲九而再乘之象故其注以爲乘除之原所以其象再
入以矩而卽有句股弦周其內外而卽成弧矢背貌雖
淺近而深遠者實從此出此其所以爲矩與四元之定
象非此則必無以位置上下左右天地人物之四端莫
能易也二者無以異也然而四元但有天地人物而絜
矩則上下左右之外兼有前後爲舍其前後專舉四
端以附合四元曰非附會也夫大學之所言者矩也非
有定象可憑不同空言可以臆度矩之形狀其所以位
置上下前後左右者若云四旁如一不知六者安施旣
以前後厠入四旁不知上下安屬若以上下前後左右
爲六面未聞矩是立方卽使設謂矩如六面方倉不知
中央何位若無中央一位何從有兼乎上下前後左右
之一身若爲平方而置一位於中央則仍是六者無從
彼此而如一故使憑虛論道猶可任說若核實而要歸
於矩則必不能通雖强爲斡旋安放亦屬矯揉造作不

知上下左右者爲矩中物象之形跡而前後者乃人事所以運絜之神明非神明則形跡皆無以爲位故前後是運用之次序而不是位然則矩中乃原秖上下左右之四位與四元之天地人物適相當也二者無以異也若夫四元之法原多爲前三元之所同要必極之四元然後其法乃至周而盡密故天元得兩如積而卽可開方地元人元必遞加一如積至四元則必更加一如積得四次如積而後可開方凡如積者乃所以齊同其得數正是逐次逐位而絜其矩一元絜一方四元乃絜四方是三元之所齊者猶省四元之所齊者乃充盡虛數而無餘寄左與右數者天元之虛數今式云式者地元人元之虛數三元式者猶四元之虛數四元非物元式不實卽天元法非兼乎地人物不盡不盡卽仍不得爲曲誠盡性之盡不得爲曲成不遺之不遺數未盡卽變化未盡卽曲未盡卽矩未盡所以必極乎四元天地人物四位之一一齊同乃適合乎矩象上下左右四位之一一絜齊而後盡也二者無以異也至以上歷歷以四元之法爲卽絜矩雖信此言者亦必終以爲不無附會然而實非附會也蓋從來讀大學者其意中莫不卽以絜矩爲道是以胸多扞格不知絜矩是算數而不卽是

道曾子以算數喻道正以絜矩不即是道故曰絜矩之道必絜矩下加以道字而後是道若止絜矩二字則即止是算數正是四元齊同相消之法所以絜矩必以四元之法疏之乃愈明也二者無以異也合以上所明觀之絜矩之義盡矣四元之義亦盡矣乃二者一一皆無不合然則四元之法即絜矩矣故觀於說卦萬物絜齊一語足以知道數之全矩曰絜四元曰齊而道數合一觀於繫辭曲成萬物一語足以明聲義之故矩是曲句股是曲邱隅是曲而聲義皆通如是則即舍絜矩而專言四元亦不啻仍言絜矩蓋道與數無二致易所謂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者道也即數也賾與隱非曲折而何以探索深與遠非屈曲而何以鉤致故曰其言曲而中聖人言易亦不得不曲以萬物非曲無以爲象即凡物象之曲者非曲無以制字即凡物數之曲者非曲無以布算故聖人亦非曲不能盡道如四元之天地人物雖各安其位而不紊若不就其位而逐爲之乘除加減則不能得數於是乎乃不得不曲而隅之廉之實之從之正負之和較之而實皆句股之然四元所問多屬求實於虛非先有句股顯呈之實象夫此實從廉隅和較正負之虛象問者故緘其實則答者必先破其虛若非逐

位立一虛數隨齊隨消何從破虛得實正所謂探賾索隱鉤深致遠其間若非曲折安得齊同若不齊同得數以運用無窮豈不成爲不能動變之空矩而四元之術於何有絜矩之道於何施是故惟曲故由誠而著而明而動而變化誠者實也動而變化由實而之虛也虛者猶四元所問之數實者乃即四元原有之數叩實於虛復由虛返實則反諸身之誠也然則聖人以人道法天舍曲奚由聖人效天道之變化舍曲誠之變化奚效道惟曲故變化數亦惟曲故變化蓋道之矩原即數之矩矩非曲而變化則不能運用古凡字作曲矩形者正惟曲折而後能成矩是以曲字之象是矩矩字之聲是曲且即折字之聲義亦出於曲故曰折旋中矩周與規折與矩乃是以聲相訓然此則無暇更明以上凡言無暇明者皆見於經說矣夫曲誠之變化即算數之變化若四元之布元於上下左右而爲定位正絜矩上下左右之定位雖彼此不相侵越而至曲之變化即在其位之中然其中動與不動則須分其體用蓋以體而言如天元本在太極之下爲定位若失位而與中央之太極側置即太極之所惡於下猶之太極不能與物元倒置則即所謂毋以事上推之左右亦然此其定位原不能通

融變化故其布算自始至終終不能以此元而當彼元以四元而當太極乃矩之體象本來如是如是者則不曲若以用而言如四元之布算原先藉他元以起數然其數之相消也每消去一元則此一元即退處於無位而數歸於別位是向之實者遞虛即今之虛者愈實若非矩位中有自然之變化何從實反藉虛且四元之作用必須上下左右顛倒縱橫易位乃能開方而得數非是則反不能定變易之位而數無從得是向者上下左右之定位轉爲無定而今顛倒縱橫之易位轉成一定若非自然變化何由彼乃易此且太極原居中央不動之位爲上下左右所環拱乃至消去天物則太可上下消去地人則太可左右兩元去而太極尚存是太極之不動乃實以至動而至動仍所以益成其不動若非自然變化何由入而可出且其剔消之法以橫斜直截分半數使層行不等者皆如等而相消非是則相當者轉而相繆是以層行之異者裁成其異實以正負之同者錯綜其同若非自然變化何由分而適合凡此皆矩之運用自然如是如是者安往而不曲蓋必如是而後天地人物上下左右之定位亦皆不曲而曲矣乃由於不曲者非曲則不能成而其所指爲不曲者其實乃原是

曲此曲成之所以不遺一物而絜齊道數所必由之者也凡此以上之所以明絜齊明變化而皆以明曲者其爲明四元之天地人物明絜矩之上下左右夫人而知之見之而不知所明者乃卽前此置而未論之前後二字也人以爲何故置前後而不論而不知凡以上所論乃無一語不含前後二字於言中則以上下左右者矩之形跡前後者其絜矩布算之神明也形跡非神明不運布算卽是絜矩今必就布算言之而後易明從來布算之法繁矣算至於天元繁而隱矣至於四元愈繁而愈隱矣凡算之有數可見具於所問中者則卽如開方之再乘三乘四乘以至於諸乘方程之二色三色四色以至於諸色皆可隨所問之實數而次第布之然其次第之先後已渙然而難以縷析若如四元所問愈多而愈無一實而欲從虛率之數疊得其齊同則於虛無中求齊同必先於虛無中分前後其象況幾於捕風捉影層疊難明一誤後先豪釐千里卽天地人物上下左右皆將爲之不位故大學於前後四句尤重之而以分屬於上下左右八句之中間以見上下亦不能離之以爲絜左右亦不能離之以爲絜故其安放文義甫言上下而急以前後比附之未言左右而先以前後比附之乃

使前後不落於上下或左右之偏際故以處於中間然後見上下左右四者無一不有前後之妙用貫徹其中此大學行文之精義且上下左右四者明明是部位而非層次前後二者則是層次而非部位觀毋以先後之先字自明即可見非予之臆說乃實大學之原義如是蓋虛者原必麗於實實者要必運於虛虛實周流而使上下左右皆變動不居夫然後絜矩之象成君子絜矩之道成而四元之數適成四元之法正合然則絜矩非即四元而何歟然絜矩言上下左右而兼有前後四元則但言天地人物而並無前後者非遺之也蓋前後本

爲四位外之神明即四元布算之次序四元固自有之如其於每元自乘再乘隨所在而增其層行之次序者即前後也其由某式得某式而又某式者即前後也大學不布算故舉前後於上下左右之中間而明之四元則逐一布算故不必舉前後乃其次序原析分前後運布於天地人物之間而自然明之至四元之法其大致即西法之借根方一元借一根四元則借四根其天地人物雖爲定名而義無專屬若使頭緒稍爲混錯並無把握可尋法實之源則其前後之次序安得不重且即布算四元之諸式雖多可隨舉記識不妨名目倒顛而

其前後二式則前者必不能後後者必不能前所以其倒同易位率以前後爲之定式必須記識分明與今云三元物元四式並重而非他式可比是凡布算皆有前後而此二式又其關鍵之前後然則四元乃實於天地人物之外又有貫徹中間之前後與絜矩一也然則可見大學之前後正舉以爲上下左右之關鍵者乃絜字之作用初非與上下左右並列爲矩中之六位也蓋四元齊同之法藉虛求實則絜矩之法亦正如四元之藉虛求實此法西人尚明豈有曾子而不明者若使聖賢不明何以喻易之探賾索隱鉤深致遠易所謂賾隱深遠者皆出於有數可憑之實象夫是之謂倚數若蹈空則聖學豈不流入虛無而探索鉤致於何所若是則斷無不能明乎以虛運實布算之曾子非致虛而何以爲絜矩惟其於虛中求絜齊故其前後易紊而必不可紊此前後二字所以爲絜矩之要義而特表出之於此可見算法莫難於齊同聖道莫難於絜矩而實莫難於曲之又曲以叩實於虛其中曲折已甚而憑虛之中又有逐層須分前後則更曲折繁多總之不外於曲之一字試觀割圓中之測望必須曲綫爲準繩而八綫中之弦切原是矩分之名目可見矩不離曲曲不離矩此絜矩

之所以爲曲而矩字之出於曲聲曲義及古曲字作乚之折矩形者所固然矣或曰說文之古文曲字作𠃌殊不似所舉乚字之狀然觀說文字體則更不獨象方矩之句股且卽弧象亦具其中弧出於句股句股出於折矩卽𠃌亦分明仍是折矩而集韻正書書之爲乚者原不誤也且卽小篆之曲字作㠯原是兩折矩互穿之形象其中句股弦弧悉具矩體方而用曲故曲卽是矩本以聲義相同而制字逮音旣遷流而遂不明其故故卽說文亦但以曲爲器曲受物之形而矩義亡失蓋必聲通乃能知義而亦甚爲易明曲之讀原如鞠如今各方讀鞠之音如矩者甚多矣此卽矩曲相同之故也雖凡字如此要必實有古書之聲音訓詁可證不容以意爲之則又必先知先儒相傳之古訓詁多出於聲音而後可以證耳或又以爲說文矩字作巨云从工象手持之或从木矢作榘矢者其中正也夫旣謂之中正安得以爲義象是曲不知巨字之義起於工工訓巧飾飾而加之以巧則其義已顯然含曲且巧之聲亦是曲集韻麌部以曲字與竘列爲一讀是曲之聲卽竘也方言云吳越飾貌謂竘或謂之巧正是曲與巧一聲所以集韻曲卽是竘方言竘卽是巧說文巨卽是巧而竘聲如巨矩

則又顯而易明乃詢巨曲巧皆一聲是以展轉相訓正所謂訓詁本於聲音迨聲失而人但知爲訓詁此實無暇煩明然而集韻精之至矣其更有易明者考工記審曲面埶謂之百工則即工字義中顯然含曲而出於工字之巨可見矣此正矩之體方而用曲也諸書矩字通作萬考工記輪人注云故書萬作禹或作矩古者凡字主聲音而不主形跡矩萬禹原不啻一字凡諸聲爲義者則齲踽字即不啻萬字且未有不以所从之聲爲集韻以曲字入於麌部與齲踽齟齬諸字列爲一讀其一讀內亦即有句股句聲之詢詢等字乃從古相傳之精義在爲集韻者但以爲曲遇之地名雖傳於古而不知其故要惟喻乎凡字之聲義者則有以知其即曲矩相通之明證固非僅從此數字而得其故者也若曰不然者何以公羊左傳以歐曲相通乎何以匡謬正俗謂區邱同聲乎且趨趣二字而何以即促乎論語讀足恭之足字而何以即足乎即此數端可思過半而知矩之即曲乃方音此矩而彼局此局而彼又曲古聖因人言而制字故即就方音運舌之殊制爲諸字於義象則同中別異是以訓詁各出於聲音則異中從同是以部類可通故即如凡巨聲禹聲區聲邱聲

匏聲取聲足聲曲聲之諸字無不可逐字證明其爲曲義而凡古書中一字而反切數讀者亦卽多此故矣要之聖道所以法天地而盈天地間無非自一至九之數舍數無以爲天地故舍數則無以爲道而非曲不能盡數盡道故必曲能有誠以至於變化而後能盡已性人性物性以與天地參必由句股升降進退層和疊較以極於變化而後能盡一元二元三元四元以與絜矩合句股二字猶曲字也是則道卽數數卽道在人雖有道藝之別在天地則無彼此之分聖人惟欲效天地無彼此之分夫是故致曲夫是故絜矩由是而天地位卽邱隅之知其所止萬物育卽萬物之曲成不遺邱隅二字猶曲字也邱隅二字猶句股也夫至謂邱隅猶句股人罕不以爲誕然試以曲字合之則了然可明故卽此篇以上所舉之千萬言試檃以曲之一字則已無所不包以諸事而言彼方繁瑣難明而檃之以曲則無不盡以諸字而言彼方落於偏際而檃之以曲則無不盡以曲之爲義大故聖人主之以明盡已盡人盡物之道而無不盡且主以明道猶後也乃古之聖人先本於人言以制字人言者出於天地自然之聲非學而至是以孩提卽解人言惟兩間萬物之象多是

曲故其出言所以命物之聲卽多是曲而聖人因其聲以制字卽多是曲曲字是綱而諸曲聲之字是目蓋統言爲曲而曲中又有各事各物之義象不同故人言曲一聲而分卽制字由一聲以別所謂由一聲散爲衆聲而成各事各物之義象者而其實原是一聲卽如前所舉之歐區邱九句股矩隅觚角等字乃由曲散爲衆聲而成各事各物之義象者而其聲之出於曲者則一要之皆歧於方音之錯出可以散之爲衆卽可以合之爲一卽如曲字在各方口中讀之如區者甚多所以曲卽是區此左傳曲池而公羊作歐蛇之故歐之聲區區之聲曲也而區字由此出矣由此制矣由是而通流爲聲韻所以集韻以曲字入於麌部非臆入也夫有所受之也又如吉本歙人若以曲字在歙入口中讀之則如邱所以曲卽是區亦卽是邱此小爾雅所以以區邱同義匡謬正俗以古語區邱同聲之故曲禮疏謂區與邱音異而義同是不知音者也區之聲邱邱之聲曲也而邱字由此出矣由此制矣由是而通流爲聲韻所以集韻以菜採裘與曲字同入於燭部非臆入也夫有所受之也諦觀集韻所入於諸部之字未有不本於六朝以上相傳之舊音者特其於原書有舉有不舉卽此菜字亦注明爲郭璞之說又如郭

氏釋草注烏蓲音邱正是此聲邱與蓲一聲卽曲與歐一聲也如尙未明試更觀區聲之歐漚等字入於侯部可明也觀詩並驅從兩肩一作邱聲之駏可明也至邱隅之隅諸書謂與嵎同正是與區同在虞部之字乃嵎又與區歐同在侯部正如禺聲之偶耦等與歐同在厚部而公羊歐卽是曲卽可見禺聲之通曲而隅之爲曲聲亦甚易見又書堯典宅嵎夷史記作居郁夷古者凡字主聲音而不主形跡郁之聲卽是嵎猶慾之聲卽腴猶玉之聲卽裕也卽可見一隅字之聲而周流於虞麌遇尤有宥屋沃燭覺之諸部與前所明諸字之說正同

觀嵎之卽郁合之邱之卽區歐之卽曲則邱隅之卽曲不難明矣卽區句股矩等字之皆卽曲亦不難明矣卽前所明巨訓巧之亦爲同聲之訓者乃蕭篠嘯等屬部亦是曲聲卽觀蕭嘯二字之皆爲肅聲可明也蕭之爲肅卽嵎之爲郁卽區矩之爲曲繹乎此則巨巧之同聲可明也蓋此諸字皆曲字之一聲所散布大凡一字本無兩讀其別爲各讀之反切者乃皆由方音之歧異展轉相成然後字音乃流爲多讀蓋方音之萬殊與算數之萬殊無異其彼此參差交錯謂相逢而每各不相値然謂不相値而又卒歸於相逢卽以四元而譬其算數

雖散殊爲今云等式之各數而終必有一開方以歸於
原問之一數就如所舉諸字其聲音雖散殊爲區邱等
字之各音而終必有一曲字以歸於原起之一音然則
六書九數一也故如區聲之謳是曲者猶公羊之歐是
曲也區聲卽曲聲也俞聲之歈是曲者俞聲猶隅之曲
聲也哥聲之歌是曲者哥聲卽觚之曲聲也此皆以藉
明隅字之爲曲者若邱字則如歈之讀曲而卽如邱夫
讀曲而自人聞之如邱者非止歈之一處特以吉爲歈
人而就明之耳然則邱隅實卽曲也故中庸之其次致
曲人見其爲次也則以次之義漫屬於曲而不知其所
以次者在致而不在曲致爲次而曲乃至誠故曰曲能
有誠大學之止於邱隅人見其曰知止也則以知止之
義漫屬於止而不知其所以知者不在止而在邱隅止
則同而邱隅獨得其所故曰於止知其所止夫子言中
明明重所而不重止正以止邱隅卽是止曲邱隅鳥曲
止之所仁敬孝慈信人曲止之所曲止者謂曲盡其道
倫常非曲不能盡故有取於鳥之邱隅以邱隅隱寓曲
字而實不啻顯言曲字道寄於文字文字載於聲音吾
夫子所謂文在茲及吾無隱乎爾者意者其此類歟夫
天地聖賢之道莫不皆本於數卽莫不皆本於曲曲者

數之象數者曲之目數非曲則無象曲非數則無目故二字爲一聲義而統乎天地萬物之綱領麌部遇部之數字卽燭部覺部之數字也燭部覺部之數字猶燭部之曲字也燭部之曲字卽麌部之曲字也麌部遇部之數字猶厚候部之撽藪籔等字數爲綱而手艸竹之偏旁是目舉一字則千字可明而如撽藪籔等字卽斷無有不爲曲義曲象者諸書具存詳考自見則以數卽曲曲卽數試以燭部數曲二字之聲讀之而可釋然卽數字之分見於諸部者其流則析爲小殊之各義其源皆主於不二之一聲總由盈天地間皆數無奇偶則無以爲天地一有奇偶則卽義象是曲故卽是數所以謂之數繫辭云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易者變易也變易卽變化也變化卽中庸曲誠中之變化也易卽變化變化卽曲曲卽數是以易爲言數之書也數卽是道是以易爲言道之書也易不可見則乾坤或幾乎息謂不變化也不變化由於不曲誠故曰不誠無物無物卽是乾坤幾息也天地變化者數之變化道之變化卽曲之變化聖人效之者卽效此數之變化道之變化曲之變化是以聖人自然而曲其次不能曲則必須致曲然後能法天而幾聖天與聖道

與數無兩變化即易與中庸無兩變化一曲字盡之矣
故曰曲成萬物而不遺曰其言曲而中皆此曲也惟曲
而後能動則變變則化故曰天道變化是天道之變化
由於曲此天道即夫子所言之性與天道也而夫子所
言之性亦即由曲而變化以盡其性人性物性之性是
顯然夫子之性與天道即此曲也就人言之謂之性就
天言之謂之天道合而言之謂之天道變化聖人效之
效之者即贊天地之化育天地之化育者即天道之變
化天道之變化即曲誠之變化曲誠之變化即盡其性
人性物性而與天地參然則性與天道一也曲而已矣

夫中庸明言曲大學隱言邱隅而其實則一大學言爲
君爲臣爲子爲父與國人交之必盡其道故以邱隅當
曲字喻之中庸言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必當曲
盡其道故徑以曲字喻之而大學之絜矩亦祇是曲與
孝弟而使民不倍達道達德所以行之者一一是曲誠
之誠則即是曲誠之曲而中庸之以知仁勇行達道乃
亦如大學必以前後之次序行絜矩蓋絜矩之前後即
前文之知所先後前云則近道者正是以前後運用神
明行絜矩之道猶之以知仁勇運用神明行達道之道
即四元以布算運用神明行其算數之道亦復如是夫

矩之上下左右定位也然非以前後絜之則無以盡其
所以爲矩者達道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定位也
然非以知仁勇行之則無以盡其所以爲達道者則即
四元之天地人物定位也然非以諸式齊之則無以盡
其所以爲四元者之所以然則以所處雖各有其
位然若尚未盡夫所以處之之道則猶是靜而不能動
變即其位尚無以定所以矩與達道與四元雖原各有
其位而必須絜以定之達德以定之布算齊國以定之
否則皆爲未合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至德至道即
達德達道也曰凝者即正位凝命之凝定位之謂也必

動變乃能定位即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之謂也命即正
位凝命之命性即由曲誠而變化以盡其性人性物性
之性各正性命之本於變化即中庸盡性所本之變化
而動則變變則化其境地原自曲而來也即苟不至德
二語之上文所云待人後行者而所行乃是禮儀威儀
其威儀原即寓言曲禮可見道固非曲不凝且即威字
之聲義亦出於曲所以威即是曲此則無暇明之然則
非由曲而變化則道與數其何由盡之然若非喻乎文
字之原明乎曲字之聲義象以爲道數羣言之綱領則
聖經賢傳其又何由滙之究之道者祇是猶言正路若

不行則是無人之空路故道必以德行而凡道路無不曲折若不曲折安有一往之直路故道須以曲盡矩亦如是若不絜則譬如不著之空棋枰而著棋即須曲折四元亦如是若不布算則即是不握之空算籌而布算即須曲折故道與數與曲皆不難解惟能曲盡者之難耳是故方員之外無數惟規矩之難人倫之外無道惟聖人之難而聲音之外無文字惟制字者之難然則聲音之道大矣樂記云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則即萬物之曲亦在其中矣不然何物而使其何然乎審是則知謳歌欷之爲曲者正此曲矣不然謳歌而何以爲曲乎蓋凡字之始並無兩聲即無兩義故樂記篇終云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鉤則又明以矩與句股形容音樂倨之聲即矩句之聲即鉤其實四字皆是曲字之聲義故即疊此諸字之聲形容歌曲此正樂記之自以聲音爲訓詁者考工記冶人所云已倨已句倨句外博倨句中矩及長內則折前與樂記之文如出一息而要一出於文字之訓詁聲音夫折矩句股乃算數之物象而樂記以入於音樂之中者非直爲之譬喻也乃音樂中亦實有此曲折矩句之形象所以然者數出於矩矩句出於矩樂不能舍數以爲樂即豈

能外矩句而爲樂要之可見皆不能外曲以爲樂曲則
即數數則即折即矩句矣數則即曲曲則即折即矩句
矣而一皆文字聲義之所通夫文字之始悉出於人言
即八音克諧亦從言志永言而出故曰人心之動物使
之然即物之曲象在其中也此即曲成萬物之曲即曲
誠變化之曲乃即謳歌音曲之曲歌永言即曲永言一
以聲義通之者也謳之聲區區之聲曲仍句股之股字从殳而殳
爲曲也歌之聲觚觚之聲曲仍句股之股字从殳而殳
爲觚也而倨矩句鉤之聲義視此矣然則無非曲也然
則盈天地間皆數即皆曲也然則曲禮亦此曲也然則

中庸之威儀三千乃隱寓曲禮之曲字親親之殺乃隱
寓有曲而殺之曲字而皆以釋其曲誠變化之曲字者
也而邱隅之隱寓視此矣然則絜矩即是致曲觀樂記
之曲折倨矩而可明而曲莫外於句股亦即可明總之
矩字句股字皆不啻即是曲字其義同象同而要皆出
於聲同聲義象三者相連一息故凡訓詁之始未有不
本於聲音者徒以運舌遷流不知其故而多失之也以
上所以明曲字者如此而實即以明四元何也蓋道之
象即是數數之象即是曲曲之一字乃合道與數而寄
於斯文者是故形而上德成而上者此曲即是曲誠變

化而罕譬則爲絜矩形而下藝成而下者亦卽此曲則是物曲有利而規模已具於四元故四元者雖不能極天地不可知之數然於其可知者乃能叩實於虛廢曲不至蓋算數之能事亦云備矣凡事物非極於虛則其曲處必不能盡理固然也夫天元之法始見於秦氏之數學九章專明於李氏之測圓海鏡其法假虛運實立一御萬已於規矩之外別出神明至四元則又由天元而益以精深視天元無殊而有殊愈不可見而愈可見於是乎兩儀立三才具四象成神明之中益全規矩夫規出於矩矩絜齊於四象而一成於句股自乘和較相乘之曲折若非曲之一字何以包之觀朱君自言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爲盡性窮神之學其盡性乃明卽曲誠之盡性其窮神乃卽繫辭之窮神知化原卽由曲誠而能化之化也又莫君序所云升降進退互通變化其互通乃卽易之旁通其進退變化乃卽繫辭變化者進退之象而原卽曲誠之變化也又云古人格物致知之學治國平天下之道不外是矣則又顯然如前所明之致曲卽是致知而治平者正前所謂絜矩之說也又祖君序所云縱橫發揮曲盡妙理其發揮乃亦卽易之發揮旁通其曲盡乃原卽曲能盡性之曲盡也夫

三君不過就算數立論非能知曲字聲義之所以然亦非能知變化卽曲誠之變化非能知致曲卽是致知非能知四元卽是治平之絜矩且其意中亦非知有曲字可爲之綱領者而其所言乃皆隱然相合若是則以義所原有事所固然故其隱合之語雖已未洞明而亦出之不覺總之盈天地間皆數數卽是道數之外無所謂空道天一地二卽以成天尊地卑數也卽道也天地以此數曲成萬物聖人體此數曲盡人倫充之而亦曲成萬物此之謂以達德行達道此之謂由格致底治平故孟子以方員規矩譬喻人倫道在人倫卽是數成規矩其立言親切之至也聖人曲盡人倫道也而本於數術者曲盡方圓數也而近於道若四元者其曲折亦可謂近道之方圓矣故亦不惜曲爲明之其書莫序作於大德癸卯序中稱朱以數學名家周游湖海二十餘年四方來學日衆而益古演段硯堅序謂李氏海鏡梓於至元壬午計中間距癸卯裁二十年乃朱氏名家已二十餘年是卽朱氏天元之學蓋亦非趨步李氏朱李同時而稍分先後乃李能天元朱則進於四元然則朱學殆又出李上矣惟其書歷元明迄今見者絕少賴吾鄉阮公曩於撫浙時訪獲　呈進因是外間遂得有傳本書

中前設假令四問分屬四元每問各立一艸列今云訖
內外相消及剔消大槩節目以爲全書二百八十八問
之綱餘問則列如積求得實從廉隅開方之術而不更
著式消且卽前四艸中亦僅著式而未詳如何逐次布
算之法義例渾含故當時祖君季賢已有試爲細艸之
望而　本朝梅文穆公致有術上祕緘之猜二公履信
蹈疑皆以讀不易明之故則此書幾如未經卒業者香
研究有素慮其以難讀輒傳乃殫一紀之力每問逐段
爲之衍成細艸復就前四艸引伸詳說條分縷析纖悉
必呈務使觀者迎刃而解又其原書有稍涉歧異紆遠

未泯鑄隙之處若香於歧率之不可通者則指而出之
於其可通及紆窳不能徑捷者則仍就其原本艸而存
之別爲記識其失不以已意混其原書又書中傳寫脫
誤多至一百二十餘處悉爲更正又於圖之落者補之
蓋他書易校算書難校算書至四元尤難校是書雖存
設非若香力爲疏瀹頗患不能暢遂其左右逢原第二
十一問於法須以四乘方布算而原術開止三乘若香
覺有疑誤乃反覆衍爲十二艸以相印證汲汲求是可
云用心之專所尤服膺者吉以四元之齊式爲卽絜矩
原屬至顯極確然原書暨莫祖二序並未揭出齊字及

茗香艸中而後逐處明之以齊則直不啻特舉說卦之絜齊以證齊之卽絜而四元之卽矩夫此齊字卽孟子倍蓰什伯千萬不齊之齊彼文言物情不齊猶之物衆耑之差此言算數而使不齊者歸於齊正是麻一耑之絜周髀注謂形詭而量均體殊而數齊正此齊也齊卽是絜詭卽是骫骫卽是曲可見無所往而不通皆聲也今不暇明之見於吉經說者詳矣四元之齊原書統謂之和會和與齊無異齊和卽是劑和兩相當則謂之劑卽是四元之齊亦謂之和卽是四元之和非可以四聲之見扞格也然則原書非不言齊而齊字自茗香揭之則尤可以說卦之絜齊證四元爲絜矩是則吉今日之所以明曲者原書原序已不啻隱然先我言之所以明絜者茗香又不啻隱然先我言之然則吉以致曲猶之絜矩而以四元爲合於二者之義者諸君皆不啻先我言之而其說可充也夫聲音之散殊猶算也而其難御視算數之散殊尤甚蓋算數可操之一室故雖繁而尚可周知聲音不能通乎衆方故卽近而已難索解何況數終有定聲音遞有遷流所以實從廉隅不能易形而遁區邱歐曲未易反隅而明今試就以算數之事喻譬聲音文字則卽如謂區邱歐之聲義爲本於曲字者卽

四元之所謂以假象眞謂曲字之聲義爲統乎區邱歐者則卽所謂以虛問實然而虛終責實假必歸眞聲音文字之變化神明正不啻如算數有加減乘除之法牽而古書之訓詁通假乃卽其所以齊同布算之方知乎此則四元明而其所以爲曲者亦明矣茗香旣以精心果力爲四元之功臣其同志友易君蓉湖又爲之釋例提挈大要若綱在綱於是梅文穆疑爲祕緘之書朗然一徹蓉湖與茗香皆爲吾廣陵人而阮公旣表章此書於前古又幸讀此書於後祖庠中有朱君復遊廣陵之語而不著其他蹟乃其書於今日則猶待吾鄉而彰著殆所謂天假之緣者歟夫算書而至適合於絜矩雖爲形下之言實卽形上之證其書作於元之中葉歷六百年未顯必待今日而後始彰旣遘

天祿貯藏復備儒林纂覈此豈獨一鄉緣誼哀由

聖朝道數充周無蘊不洩譬若玉雖久璞特達方呈劍已長埋飛騰乃見適然之會抑亦此書之厚幸也吉以弇陋未能發明算旨惟以粗窺文字妄謂此書大致合於絜矩因並致曲而觀縷言之要之絜致自爲形上四元秖是藝成又未可因之混亂邇邊蕪辭不合序體匪云應屬藉用相質而已